



栗谷全書
二十八

経途日記

廿二七

^16
2426
28



和
2426
37-28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九目錄

經筵日記二

起今 上壬申至丙子五年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table of contents or index, but the text is mostly blank.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九

經筵日記二

起今 上五年壬申至九年丙子凡五年

隆慶六年壬申

今 上五年正月處士曹植卒植字建仲性耿介少業科舉而非其所樂一日於漢都訪成守琛守琛構屋白嶽峯下謝絕世故植樂之遂歸鄉不仕居智異山下自號南溟取與不苟少許可常危坐一室遇睡思則按劍不寐劍首有銘曰內明者敬外斷者義閒居既久澄汰欲念有壁立氣像聞人之善好之聞人之惡嫉之鄉人之不善者視若澠然故鄉人不敢干



謁只有學徒從遊皆心服焉 明廟朝與成守琛同
 徵拜丹城縣監時權姦當國註誤 文定王后使士
 林喪氣雖託公論薦用遺逸只是虛文而無實故植
 無意於仕宦因上疏辭職兼陳時弊有曰 慈殿塞
 淵只是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不過 先王之
 一孤嗣又曰音哀服素亡象已著 明廟不悅以為
 辱及 慈殿猶待以逸士不加罪 明廟末 命薦
 經明行修之士植與李恒成運韓脩等同被徵拜六
 品官引見問以治道植竟辭官而歸恒拜林川郡守
 赴官植戲之曰李措大一朝做郡守焉知不為禍階
 乎植歸鄉清名益播今 上朝屢拜官皆不就只上

疏陳時政得失而已臨終謂其學徒曰後人以我為
 處士則可矣若日以儒者則非其實也門人有請益
 者植曰敬義二字如日月不可廢一其妾泣請入訣
 竟不許而卒訃聞臺諫朝臣請易名以示褒獎 上
 以無舊例不許只 命賜賻物門人多介士而金字
 題鄭仁弘鄭遂最著

謹按曹植遜世獨立志行峻潔真是一代之逸民
 也第見其所論著則於學問無實見所上疏章亦
 非經濟之策雖使行乎世有所施設未可必其能
 成治道也門人推重至謂植道學君子則誠過其
 實矣雖然近代所謂處士者終始完節壁立千仞

可元本
 傍有點
 恐衍

如植比無幾星官南師古曾語人曰今歲處土星無光不久而植歿植可謂應時非常之士哉

二月辛亥 親耕籍田還宮大赦受百官賀○閏二月吏曹正郎吳健棄官歸鄉健少好學從曹植遊晚以科第發身非門閥故仕不顯名士多知其賢薦以史官史官例試才健不就試人問其故健曰我何苦自入千古是非叢中乎既陞六品乃踐清要作銓郎務恢公道為人淳實果敢遇事直前無所回撓人多怨者盧禎與健有舊訶之曰汝從草茅發迹致身清顯於汝過分當韜晦小心以副人心何故妄執所見自取怨怒乎健猶不改衆怨益甚且 上意厭士類

上怨一作衆

而流俗之勢日盛健度不能有為乃棄官而歸○三月乙未 中殿親蠶○四月朴淳謝病遞贊成以鄭大年拜右贊成○奇大升以大司諫承 召入京大升與大臣不協退歸至是歸朝○早凡三月而始雨○五月副提學柳希春進六書附錄 上嘉獎之希春多讀古書成誦而實無真知且於世務茫然無識見所上附錄亦非切要之言只可資於考閱而已○有蟲食禾苗○以 特旨拜朴淳為左贊成淳自春辭大提學至夏不止章累上 上終不許時淳以清望為士林之首而被 上眷顧如此士林恃以為安○六月右議政李鐸以病免官鐸居相位別無建白

而常懷扶護士林之志故人望重之○時以旱災及
太白晝見避正殿大臣以暑月請復正殿 上答曰
太白未伏方懷危懼安可遽復正殿乎大臣復 啓
曰自 上危懼未復正殿修德弭災之方可謂無所
不至矣但應天以實不以文畏日如爍露坐簷楹恐
傷 聖體願亟復正殿 上乃許之是時東風大吹
傷禾苗

謹按因災避殿固是文具末節大臣既知其爲文
具何故面諛以爲盡修德弭災之方乎如以避殿
爲盡弭災之方則災異未息而遽請復殿何哉且
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此言則是矣今者既廢其文

矣其所謂實者何不啓沃而應天乎雖曰暑月
御座豈恒處於畏日之中乎苟爲媚 上之語而
進退無據如此大臣將焉用哉嗚呼其時大臣乃
權轍洪暹也自 上旣無求治敬天之志則雖蕭
曹姚宋尙不能救時况庸碌如轍暹者乎於轍暹
也何誅

以鄭大年爲議政府右議政兩司駁改之大年雖粗
有清儉之行而不學無識所存凡俗且不喜儒者故
人望不歸○七月領中樞府事李浚慶卒浚慶字元
吉自少磊砢不羣儀貌雄偉有名多士間立朝清嚴
自持與兄潤慶同有時望但潤慶外和而內立浚慶

外毅而內怯 仁廟末潤慶之子中悅與李輝有私語犯時忌及乙巳難作中悅欲以輝言告變自明稟于潤慶潤慶曰身死雖可惜朋友豈可背乎中悅問于浚慶浚慶曰不可爲朋友而自就死地也中悅乃自告于朝而亦不免死乙卯倭變潤慶尹全州浚慶以都元帥鎮于羅州貽書于潤慶曰賊鋒甚銳願兄勿進前少避潤慶答曰吾受 國厚恩當以死報遂以兵赴靈巖助戰得捷浚慶則頗有逗撓之狀顯被人譏於是人知弟劣於兄矣方權姦用事也浚慶不敢崖異而心護士類故時望不衰元衡旣敗乃得當國今 上之初士林顯望有爲而浚慶無經濟之才

性又高亢不能下士且以膠守舊轍導 上因循架漏無相業可觀於是士林短之奇大升尤發侵語浚慶聞而銜之遂與士類不協疾病上劄論朝臣有關黨之私請破之 上驚問大臣曰若有朋黨則朝廷亂矣大臣和解之而語甚模糊 上亦不窮問得無事由是士林指浚慶爲醜正之人不能全其名望謹按浚慶以四朝老臣清以律身毅以治事屏黜權姦翊戴 聖君孰不曰賢相乎惟其矯亢自高不能下士積成釁隙卒之誤 君上以喪邦之言遂失令名嗚呼惜哉

以盧守慎爲吏曹判書守慎起自謫中不久秉銓朝

野皆賀得人但守慎懲於禍患氣節消縮其為政事一遵流俗模樣無舉錯得宜之實士林失望○以朴淳為議政府右議政守慎秉銓而淳居相位誠協物望淳持身清約雖在台司門庭冷淡如無位者○壬辰 皇帝訃音至以五月二十六日庚戌 帝崩矣自 上率百官服斬衰三日而除蓋以日易年也○八月奇大升棄官而歸大升氣高一世眼無強禦意謂可以聳動一世皆從指嗾而在朝言多不合自上無眷重之意大臣亦不推重乃決意歸鄉○王子鎮國生淑儀金氏出也○遣右議政朴淳如京師賀 登極○撤毀宮城底民家 上欲一遵用大典

而大典載宮城底限百尺勿許人構屋法典雖如此而實不行故自 祖宗朝亦不禁宮城咫尺之地民居櫛比多有百年舊屋 上一日見有壓宮城造屋者甚怒乃命考法典撤毀百尺內民家都人驚懼洵洵羣臣多以為言且以為 詔使臨境不可擾民請姑待他年 上怒其方命亟令撤毀猶減尺數限以三十尺臺諫交章請止 上尤怒嚴督益甚民多號泣者○平安道節度使李大伸使虞候李鵬伐穀于西海坪還時軍亂大伸及鵬皆抵罪鵬領五衛軍往西海坪伐穀焚廬還時我軍有中胡箭者驚叫一軍驚動莫測胡兵多少皆棄兵亂走鵬已前路聞亂還

檢後軍而後衛將江界府使李善源馳馬馬倒而墮我軍尤驚幾大敗審視胡兵實單弱不過十餘人衆心稍定有我軍射胡胡中箭走匿鵬乃收軍馳到本衛日已曛矣鵬令軍中結陣露宿待朝回軍李善源固執必欲夜行二人相爭一軍莫適所從或去或留擾亂罔制有一人大呼曰李善源可斬也鵬乃執善源將斬之善源乃聽命駐軍明日還師京城傳聞兵敗拿大伸鵬善源等鞫之以不能成軍皆奪爵爲卒伍

謹按是時軍令解弛上下不能相管以全師侵小醜而衆心尙懷危懼一胡發矢而三軍驚北一人

大呼而軍令始行若以此軍遇胡騎百餘則必敗無疑况遇勅敵乎嗚呼殆哉

九月承政院都承旨朴應男卒應男戇直敢言外若不曉是非而內有權衡累主風憲駁擊無顧忌人多怨者第以好善故善類推許而且以中殿叔父被上眷重士林恃賴及卒士類惜之○十月大司諫許曄請設鄉約上以爲迂闊駭俗不聽○客星現於策星之側大於金星○前司諫院大司諫奇大升卒大升字明彥少以文學名世博覽強記氣槩豪俊談論能伏一座人旣登第清名大著李樾用事忌之落其職樾敗仕益顯士類推重以爲領袖大升亦以經

綸一時自負而其學只務辯博宏肆而已實無操存踐履之功且有好勝之病悅人順己故介士不合而阿諂者多趨焉其持論亦務循常而不喜矯革識者尤不取之少時曹植見之曰此人得志必誤時事大升亦以植爲非儒者兩不相許大升言植過失故植之學徒惡之其爲大司成也命薄諸生之供且以食無求飽爲題使作箴以諷諸生諸生不悅多不就館者庚午年方論僞勳大升聞之獨曰乙巳之勳非僞且先王已定今不可削邪黨以大升言爲主識者頗不韙大升旣與流俗不合又爲識者所不取自上亦待以尋常鬱鬱不得志棄官而去路得臂腫行

至古阜村舍竟不起人多惜其才調蓋大升雖非實才而英特過人其與李滉爭辨四端七情之同異累數千言論議發越學者是之

謹按士有幸不幸孰不以遇爲幸以不遇爲不幸也哉雖然或有遇而不幸不遇而幸者何可一槩論之哉柳子厚貶死荒裔而文學辭章炳炳傳後是不遇之幸也王介甫當國設施而羣小附會卒償其國是遇之不幸也大升以英才博學氣蓋一世而自信太過不喜爭友若使得志而行其所學則未知其遇爲幸耶爲不幸耶嘗聞客於崔永慶之座弔大升所親曰斯文不幸斯人遽歿永慶怫

然變色曰奇明彥小有才學大有病痛以乙巳羣
姦爲有功以南冥爲擾亂朝廷以此偏見若得施
設必害於政此人之死豈足爲斯文之不幸乎永
慶之言雖過而識者或不深非云

十一月癸未 詔使翰林院檢討韓世能給事中陳
三謨入 王京今 皇帝卽位頒詔也 大行皇帝
謚曰莊廟號曰穆宗云世能等多求物貨文士之有
求請近代所無也辛卯 詔使發自 王京向京師
路中華人多攘取鋪陳器皿而 詔使不禁或疑自
取云○鏡城有罷害人甚衆我 國無罷而忽有之
人多驚怪○十二月朝京使臣還言 皇帝年十一

歲而 母后不臨朝政自己出英明拔萃矣金繼輝
曰三代以後寧有十一歲聖天子乎此不近理必虛
傳也○以鄭惟一爲同副承旨

萬曆元年癸酉

今 上六年正月白虹貫日 下教求言且召成運
李恒使乘傳上來將問弭災之策運恒辭以疾不至
恒云云○以災避正殿減膳撤樂○洛同江絕流者
一日○二月旱而風且雨土○領議政權轍辭以病
左議政洪暹辭以親老免相以盧守慎爲議政府右
議政朴淳陞爲左議政守慎判吏曹政事無可觀或
循私請及拜相亦無建明識者短之○三月司憲府

大司憲吳祥卒祥於流俗中稍有所守只是識見庸瑣位至六卿循常保位而已○五月 命薦卓行之士吏曹以李之菡崔永慶鄭仁弘趙穆金千鎰應命皆拜六品官李之菡氣度異常孝友出人少時葬親海曲潮水漸近度於千百年後水必齧墓欲築防以禦水殖穀鳩財用力甚勤人多譏其不自量之菡曰人力之至不至我當勉之事之成不成在天焉爲人子者豈可安於力不足而不防後患乎海口廣闊功竟不就而之菡之誠則未止也天資寡慾於名利聲色澹然也有時戲語不莊人不能測其蘊也崔永慶曾從曹植遊清介絕世非其義也一毫不取事親

相一作
往或初

甚孝親歿傾家以葬遂致貧窶家在城中不事交遊人無知者里中人皆稱固執之士而已安敏學相訪聽其言覺其異言於成渾曰吾里中有異人而不知也今乃相識盍往見之渾入城委造焉扣門良久有赤脚小婢出應入門則芳草滿庭俄而永慶出布衣破履寒色蕭然而其容嚴重有不可犯者坐而語無一點塵態渾甚悅旣退語于白仁傑曰吾見某人還時忽覺清風滿袖矣仁傑大驚異之自此名播士林間鄭仁弘是曹植高弟也剛嚴篤於孝悌趙穆是李滉高弟也醇方溫謹滉甚重之金千鎰是李恒高弟也精詳雅飭是五人皆人望也○六月右議政盧守

慎白 上曰戶曹判書必以有心計年未老者委任可也正二品之列無此等人願簡自 聖心擢而用之 上曰年少之人有欲爲戶判者乎守慎慙而退副提學許曄進曰內帑之財當使有司掌其出入周禮如此 上曰今日朝廷欲行周禮乎曄不敢復言上厭聞儒者之說凡有建白皆不納左議政朴淳對客歎曰 上心牢不可回吾等食祿而已夫復何爲李叔獻有何憂乎其高誠不可及也李珥謝病退居故淳言如此○七月以李珥爲弘文館直提學珥退居坡州辭疾不來自 上不聽其辭珥乃詣闕謝恩因上疏辭職疏三上 上乃許其退三司交章請

留之不能得柳夢鶴謂珥曰求退得退可謂快適矣但人人皆有求退之志則孰有扶持國家者乎珥笑曰若使上自三公下至參奉皆是求退之人則國家之勢自升大猷勿患其不能扶持也大司諫金繼輝見珥有死馬頭之說○吏曹判書朴永俊辭疾而遞將拜吏判無人可備望者大臣欲擬以嘉善官 上不許只以金貴榮姜士尙備望是時六卿之列皆非人望末俊孱弱貴榮貪鄙士尙循默皆不合銓長而猶以彼善於此故迭居其位識者嗤之○八月成運李恒林薰韓脩南彥經皆拜三品職不次擢用也○館學儒生上疏請以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

李滉五賢從祀文廟 上答曰公論久然後乃定不可輕舉

謹按館學儒生累請以五賢從祀而自 上不敢輕舉固是難慎之道但我 國受命以來諸儒非無可從仕者而今尙闕焉豈非盛典有虧乎前朝從祀者鄭文忠一人外其餘薛聰崔致遠安裕則無與於斯道如欲裁之以義則斯三人者可以祀於他所而不可配於文廟也第以諸生汎請五賢則其間豈無優劣乎金文敬鄭文獻則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則出處頗有可議者惟趙文正唱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沈潛義理模範一時

斯二人者表出從祀則夫誰曰不可哉

以 特旨拜沈義謙為大司憲正言鄭熙績於 經

席白 上曰 特旨不當用於外戚 上厲聲曰只

在其人之賢否耳外戚何尤焉熙績大沮跼踏執義

辛應時進曰熙績之言是公論也 殿下不可摧折

太過也 經筵既罷熙績退詣賓廳見應時頗有感

悅之色因往義謙家謝曰非敢毀令公也只言用人

事體耳熙績雖發直言而旋作諂諛之態識者鄙之

○九月玉堂兩司交章請令八道郡邑士民皆行鄉

約累 啓不止 上許之○領議政權轍辭疾免以

李鐸為領議政○復以李珥拜直提學不 許其辭

止一
作已

三召不置珥乃就職○癸卯 上謁文廟獻爵因試
 士取李潑等皆賜及第○十月 上謂李珥曰爾何
 以退而不來乎珥對曰臣病深才疎自度不能有為
 徒食廩祿實負 國恩不如退免罪戾故不敢進耳
 上曰爾才予所知也勿為過謙之辭從今不更退可
 也爾雖退居累上疏章其不忘國事可知珥曰臣除
 伏田里未知 聖學成就如何但人君雖深居九重
 若有實德則百姓觀感四方風動矣今日民生憔悴
 風俗頹敗莫此為甚臣佇見 聖學之日章而終不
 見效臣竊怪焉 聖質英明真是有為之資而 卽
 位之初大臣輔導失宜每引以近規排抑儒者之論

如一
作幾

故至于今日不能善治耳 上曰予性不敏不敢有
 為耳珥曰若 聖質不至英明則臣亦絕望矣今者
 聖質英明而不能奮發求治之大志此臣所未曉也
 匹夫讀書躬行尚且志在濟世安民况 殿下主一
 國之民操可為之勢稟可為之資寧無慨然自奮之
 志乎鄉約是三代之法而 殿下命行之誠近代所
 無之慶也但凡事有本有末人君當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鄉約乃正萬民
 之法也朝廷百官未底於正而先正萬民則捨本而
 治末事必無成今者已舉盛典不可中止 殿下必
 須躬行心得而施及朝廷政令皆出於正然後民有

所感發而興起矣弘文館正字金宇顥曰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制度今 殿下躬行未至則雖行鄉約必不能化民成俗矣 殿下須念此意勉於進德修業也 上曰此言是也予自顧省度不能行不欲輕舉而言者不止故從之耳珥曰非謂是也若必待德如堯舜然後可興唐虞事業則何時可做非必德行一如文王然後始有關雝麟趾之意也今 殿下奮發有爲之志誠心願治則只此一念便是關雝麟趾之意也卽此一念不退則可行周官之法度矣○雷三公來辭職別無建白之策○ 上謂侍臣曰人心道心不是二心只於發後見其爲道

義則謂之道心爲食色則謂之人心食色之中節者亦是道心也李珥對曰誠如 上教 殿下於義理所見精矣何不移此見於治國乎近觀天時人事日漸乖舛天變疊現狃而不懼紀綱解弛人心渙散將無以爲國自 上若不奮發大志整頓頽廢則土崩瓦解之勢指日可待矣○弘文館上劄請立志以救時 上答曰省所上劄辭意直切論議痛快覽之令人竦然可見才學之秀深用嘉悅第以予誠不敏不能策勵心神凡所施爲動輒乖舛上以天心不豫下以人事多虞有若如此何事可成以予之身較今之時不敵甚遠是以自知甚明非敢故爲退託也○李

珥白 上曰昔者聖人亦有師師不必賢於己亦有以一言之善爲師者故芻蕘之言聖人擇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非必若湯之於伊尹然後乃可謂之師也人君處崇高之位自以爲滿足則善言何由而入乎必也兼聽博聞擇善虛受然後羣臣皆爲我師而衆善合於君身德業以之崇廣矣今 殿下謙冲退讓形於 下教臣不勝感激但謙讓有二焉不自滿足捨己從人則爲善之本也退託不進無振起之意則謙讓反爲病矣 殿下之言則謙矣至於不從公論自是非人則反有謂人莫己若之病臣竊悶焉今日三公皆是人望豈是專無意思甘於尸素者

乎雖欲建白恐拂 聖旨不聽大臣之言反爲君德之累故悶默度日若 聖志在於求治則大臣亦必盡言而廷臣各陳所懷矣 上曰我國之事誠難爲也欲改一弊又生一弊弊未能革反添其害可謂不能措手足矣珥曰有由然矣紀綱不立人心解弛官不擇人苟克者多徒知鋪啜不念國事革弊之令一下先懷厭憚之心非徒不能奉承又從而故令生弊此所以績用不成也譬如無病之人元氣健實脾胃調和則飲食不擇精粗皆可補氣若元氣極弱脾胃傷敗則雖食梁肉反傷臟腑今日之事何以異此紀綱不立則治道無由可成紀綱之立亦不可以威令

制也自 上先定聖志必欲致治好惡是非一循天則整然不紊則紀綱立矣領事李鐸進曰李珥所謂三公有懷不吐者只欲感動 天聽爲激切之辭耳臣等於 天威咫尺之下若有懷抱則何敢不達乎但近日自 上牢拒公論使臺諫抱悶而退是臣所憂也鐸語聲低微僅可聞 上亦不垂聽也○以盧禎爲司憲府大司憲禎有時望退居養母人皆目以賢者但無經濟之志盧守慎以清名居台司浮沈取容而禎猶戒以勿爲崖異識者短之○時軍籍方修而有司務完其籍不究虛實雖傭勾之人皆定實役民甚苦之郡邑或有上疏請覈實定役而有司一切

報罷承政院乃 啓曰當今民生卒荒無處不然軍籍本意不特爲軍額多闕亦念虛薄無實族鄰之苦塗炭赤子故刪虛填實欲救民生一分之弊耳癸丑之籍任事之官不體國家愛民本意只以幹辦爲賢嚴急爲能州縣承風虛張其數勾乞之人無不搜括雞犬之名亦填其額成籍未幾大半逋欠侵鄰剝族四境嗷嗷今若復踵前習則名爲軍籍實爲民害請令八道監司察郡邑民物殘盛軍額多少那移充定而或不能充則姑虛其額徐刷間丁隨得隨補不限年月庶可軍無虛薄民免塗炭矣議下兵曹竟不得施軍籍旣畢闕額依舊毒及族鄰矣○金字題白

上曰學問雖多端講論古人之言收拾向裏以爲身心上切己功夫耳不然則雖讀古書何益近日伏覩聖學高明所知極廣矣然政事間未見其效無乃有書自書我自我之病乎正心誠意之說古人言之已盡今還以爲不切焉天下之事皆在人主心上若不於誠正上得力則雖欲致治終不成矣古人千言萬語皆甚切實而其中最要者敬之一字也敬字萬善所在處也論敬之說甚多而其中所謂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存此則天理明云者縝密親切自上自下皆於此有下手處耳 上曰此言然矣整齊嚴肅何以謂之有下手處以外言之故人

易於用功主一無適以內言之難於下手耳同副承旨李珣曰整齊嚴肅不特外貌爲然也若徒整容儀而政事不出於天理則不得爲整齊嚴肅矣如漢成帝臨朝穆穆尊嚴若神而政事顛錯豈可謂之敬乎上曰如成帝非整齊嚴肅也史官但言善修容儀耳珣因進曰今日國無紀綱無可爲者若今因循則更無所望必須自 上奮發大志深悔既往之誤因以警勅大臣百僚一時振發以立紀綱然後可以爲國紀綱不可以法令刑罰強立之也朝廷善善惡惡得其公正私情不行然後紀綱立矣今者公不能勝私正不能勝邪紀綱何由而立乎昔者楚莊王齊威王

非至賢之君也尙能振起垂亡之國終成富強之業
今者 殿下雖自託不敏豈居二君之下乎字顯曰
今日之弊果如此言公道不行私意橫流欲立法改
之則法纔立而弊又生必須自 上奮發用功於學
問上使方寸之地天理流行人欲遏絕所行只大公
至正之道則人皆感發令出必行矣若 殿下立志
用力於正心誠意則事業當期堯舜湯武矣楚莊齊
威不足言矣珥曰臣意非取於楚莊齊威也以爲楚
莊齊威尙能奮發而有爲 聖明何以不爲乎云爾
自古人之所見不同迂儒則以爲堯舜之治朝夕可
做流俗則以爲古道決不可行於今日此皆非也爲

治須以唐虞爲期而事功則須以漸進也臣昔者忝
冒玉堂每以唐虞三代之事 啓達則自 上答曰
何以粹然爲之乎此 教是也臣意亦非欲遽見其
效也只欲今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漸入佳境耳我
國之不治久矣惟 世宗大王之政誠可爲法其時
用人不拘常例任賢使能各當其才故賢不肖分定
今日必須擇人授官委任責成然後庶績可熙矣己
卯年間趙先祖見遇於 中廟有大有爲之望第以
年少士類作事無漸未免騷擾小人乘間起害士林
至今任事者以己卯爲戒己卯之作事無漸雖過矣
豈不愈於今日之全不做事乎自 上若欲有爲則

必先躬行本原澄澈然後爲治之具次第舉行而羣下聳動矣既先修己必須尊賢所謂尊賢者非爵之而已也必用其言施之事爲然後方是尊賢也今殿下固是好賢矣但見召而命之爵而已未聞用其言也彼誠守道之士則豈爲虛禮而來仕乎且未出身人若有才德則用爲憲官此國家恒規也自己卯敗後遂杜其路此不遵祖宗之法也上曰此事固然予亦知之前日曾以爲言用賢固好矣但不經事之人恐其作事過中也珥曰殿下每憂其過而不憂今日之全不做事何耶若有過中之舉則自上當裁制矣豈不愈於不爲乎上曰不然固執之

人不聽其裁制必行己志則奈何珥曰豈至於作事太過乎世衰道微紛紛士子只知科舉爲發身之路彼第一等人物必不屑屑於此科舉用人乃叔季之習也豈盛世之事乎或疑未出身者爲臺官則不好者混進此則不然若公論大行則此等必選其人矣若公論不行則文士亦多有不善者居要地矣何獨於未出身者憂其混進乎上曰此言是也珥曰近觀士大夫之習不欲久居一職紛紜辭疾朝拜暮遷其故有三官不擇人故每除日之出人不稱器被人指笑遂以辭病得免爲廉恥焉或有有志之士事與心違自愧尸素不得已謝病焉或是真有疾病者亦

勉一作盡

不得不乞解焉此所以居官不能久也自 上誠志於為治勵精率下則羣臣莫敢自便而勉力供職矣今日之務莫急於恢張公道而必須自 上無一毫私意然後使人感發矣近日臺諫所 啓若涉宮禁內需等事則 上必牢拒羣下疑 殿下之有私矣安所取則乎廷臣多以容默為得體必慮其言之不見信也孰有如臣愚者乎愚者或有一得其言亦可聽也珥退謂金宇顥曰今日之事非徒回 天為難回大臣之心亦難矣 上心稍異於昔日此正大小協力積誠啓沃之時而肉食者方眠無可奈何以國事為憂者只有思菴左相朴淳一人而力量亦不足今日

最患無人可共國事也宇顥曰然公於 經席啓辭固好但事業上言語多心學上言語少吾意則不然自 上若知學問入頭處則事為自中於理矣珥曰君言甚好但吾所 啓皆是立志之事必 上志願治然後亦於學問得力苟無其志則學問無安頓處故以誠心求治之說反覆焉非先事為而後學問也○十一月李珥更請以未出身人通臺憲之路 上問盧守慎曰此言何如守慎曰臣意亦以為然矣但當出自 聖斷不可牽制於人言 上乃下其議于大臣大臣皆是其計李鐸言之尤力 上乃允之○辛巳夜 上御不顯閣召侍臣進講書傳太甲篇李

珥曰太甲賴伊尹匡救之力克終其德若無伊尹則成德未可期也人君之得賢非但爲一時之益亦可以託六尺之孤矣雖聖智之君天下之大不能獨理故必以得賢爲先務故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人君之職在於得賢耳講訖侍講官宋應旣進曰夜對之時萬籟俱寂心氣清明如此之際非但讀書而已若以治道及民瘼下問臣僚則豈無可達之言乎人人皆達所懷則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今夜入侍之臣其數不多皆當各陳其志史官亦可進言也珥進曰前者自上所論人心道心之說至爲精切雖自謂學問之士其所見

豈皆如此乎自上雖退託不敏而聖學則已臻高明以此精明之學益加踐履之功則可以匡濟一時矣雖精於文義若不切己用功則亦何益乎且自上言語甚簡羣臣之言略不俯答聖意以爲不足答歟古人曰勿輕天下士羣臣之言豈可不答乎近以未出身人擇差臺官事下命矣以祖宗之法觀之則此不爲異但今舉久廢之規故羣下咸意殿下有向治之志莫不喜悅但凡事必待自下建白無有出自聖衷者故羣下不知上意所在若殿下躬行之實昭著於外則下有甚焉者聞風興起矣臣見近來紀綱板蕩命令不行民生之苦如在水火

自古朝廷無紀綱民生墜塗炭而國家無事者未之有也今須急聚賢士使之各陳所懷切於救民者採而用之則猶可及救也苟或因循舊轍日益向下則雖有大賢亦無如之何矣如臣之愚固無可問者然入侍累日一不容問治國之道臣不敢知 殿下有爲治之志否也臣鄰以此爲悶矣檢討官金誠一曰陳蕃曰國有三空朝廷空倉廩空田野空是謂三空方今雖不可謂之無人然無有一人擔當國事者國計民生自 上所已知也如此則不出十年危亡之禍至矣朝廷之命壅而不行上下之勢散而不統經席之上雖有一二建白之事節目纔舉他弊隨生如

此而能治其國者鮮矣孟子以格君心之非爲先朱子以正心誠意爲言若 殿下不能正心以修本源則一國人心豈能服從乎珥曰命令不行之由亦可以今夜卜之君臣之間當如父子上下交孚然後事功成矣今者入侍咫尺之地而自 上尙不開懷情意阻隔如此况於千里之外命令豈通乎應旣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萬物遂若 殿下徒爲淵默則上下阻隔矣 上乃言曰以予爲不言者是也然別有何言乎今者所言皆歸重於予之一身自顧無似固不能興治道也是以不言耳僉曰豈其然乎珥曰此乃謙讓之語豈其信然乎 上曰非所以謙讓也古

人曰人豈不自知予亦豈不自知乎珥曰信如 上
教則須得賢人倚仗而任之則亦可治國但自 上
雖曰不能臣不信焉今者 殿下沈溺女色乎好聽
音樂乎耽嗜飲酒乎好馳騁弋獵乎宮中隱微之事
臣雖不知然前所陳者自古人君失德之事而似非
聖躬所爲也乃曰不能何耶但 殿下所欠惟不立
志圖治耳此正由學問上欠踐履之功故也苟能立
志有爲則何患不治 上曰今之所言予不敢當但
雖涼德果無此失也自古人君有才有德故能治其
國予無才德而時世適遇難治之日所以難於有爲
也珥曰人君之德必如堯舜湯武然後可以爲治則

果難矣今 殿下旣無失德則因此可以進德德進
則才亦生矣若自度才不足以治國則必得賢於己
者而任之可也 上曰自古新立國之君考其行則
不能無失德而尙致小康立國寢久漸至衰微則雖
有賢君不能爲治矣珥曰此亦不然周宣王漢光武
皆中興之主也二君豈賢於武王高祖乎至如晉悼
公年纔十四卽位六卿強公室弱而悼公能自振奮
卒成霸業顧其立志如何耳今者 殿下立志求治
矯正宿弊則何治之不可成乎臣雖至愚自少讀書
粗識義理今日來朝不爲溫飽如使臣言有益於國
則雖摩頂放踵亦所不辭若只隨行食祿則臣雖無

恥決不能堪也。上曰今日革弊極難矣。珥曰若得人則革弊不難。不得其人則事必無成。上曰是也。雖曰得人。若如宋神宗之志。大才疎則亦何益乎。誠一曰神宗以王安石為賢而用之。故致禍亂。若與韓琦富弼司馬光同事。則何事不成乎。珥曰神宗之立志亦誤矣。為國以愛民為先。而神宗欲事富強。故小人乘時進興利之說。若以保民為務。則小人何由售其姦乎。為人君者。須以保民為志。可也。○吏曹判書金貴榮三上疏辭職。又詣闕三。啓請免官。皆不允。貴榮以庸鄙之資。致位六卿。得居家。宰多受賄賂。清論不與。恐被物議。辭職累度。而上終不許。蓋

上意不欲分辨清濁故也。○大司憲盧禎承召入京辭職。上不允。○羣臣請賜李滉諡。上以無行狀不許。曰何以不製行狀乎。李珥曰昔者黃幹以朱子高弟其製行狀猶在於二十年之後。况李滉門人安能容易製之乎。如滉行迹昭在耳目。行狀有無。有何增減。吾東方以儒名世者。雖或有人夷攷其言行。則多不合儒者軌。則若滉精神氣魄。雖稟得不強。才調器局。誠有不及古人者。但一生沈潛義理之學。言論風旨。筆之於書者。雖古昔名儒之言。亦不是過。殿下於已死之賢。行迹已著者。猶且靳於褒崇。况於一時之士。寧有好善之誠乎。李滉之諡。雖遲一二年。

猶無大害四方之士疑 殿下無好賢之誠則其害
豈淺乎且近日 經席上非無好議論而上不至於
格 君心下不及於醫民瘼故摠爲口耳之資而已
竊願 殿下潛心性理之書如有所疑不時召儒臣
反覆講論旣明其義實以踐履夫如是則功效必見
於政事之間矣若民瘼則固非一端接見羣臣之際
使人人盡言採施可用之策不付之空言則民生庶
可蘇息矣是時李珣欲積誠以回 天心黽勉從仕
其友成渾語之曰儒者當以格君爲務若 上心不
可回則當速引退不能得 上心而先務事功則是
枉尺直尋非儒者之事也珣曰此言固然但 上心

豈可遽回當遲遲積誠以冀感悟若以淺薄之誠責
效於旬月而不如意則輒欲引退亦非人臣之義也
○十二月 上謂侍臣曰曹植李滉弟子有立朝者
乎副提學柳希春曰李滉弟子立朝者鄭惟一鄭琢
金就礪其人也金宇顥曰曹植不以師道自處其往
來者吳健崔永慶鄭仁弘輩也小臣亦遊其門矣
上曰曹植教爾者何事爾之所做何功宇顥曰臣誠
不能做功若植之所教則以求放心爲務又以主敬
爲求放心之功矣 上曰求放心主敬皆切己功夫
也

謹按鄭惟一鄭琢金就礪雖曰遊李滉之門而實

非道學弟子也惟一粗雜無檢制琢昏弱無執守况就礪諂佞只趨走服勞而已以此三人名之曰弟子則其為李滉之辱不亦甚乎柳希春只讀古書而實無識見昧於是非如此良可歎也

大司憲盧禎上疏自陳母老請解官歸養 上答曰省卿疏辭固知情切但卿來不久予豈遽許以退乎卿宜加留悉陳輔國之策以俟予取舍則予不執然矣禎固辭遞職終無一言而去

謹按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不能事君者人倫之變也非其本心也今者盧禎之退只為養老乎抑有他意乎其退雖在不得已而自上

眷顧咨問如此則一陳曾中之蘊以觀 主上之用舍寧有不可乎位至亞卿受 恩非不厚而官居風憲無一言及於時政則雖曰不負 國恩吾不信也第聞禎也雖有善名實無救時之才夫如是則雖欲發言亦不可得也其何責之有

白虹貫日

上適親見之驚懼招領相李鐸左相朴

淳

右相盧守慎以病在告

下教曰朝廷賢人多聚經席之上大

言競進喜行新例宜乎風淳政舉而紀綱板蕩邦本兀盡人心不美無一毫之效反甚於曩日權姦用事之時此予所未曉也李鐸朴淳只陳惶恐之意別無匡救之策是時李珥金字顯等在近侍之列動引以

三代冀回 上心因此 經席上多陳古道 上不
能採用而反以災變為大言之效人心甚懼鄭仁弘
謂李珣曰士在退休之地雖決知時勢之不可有為
若被 召命則不得不來乎珣曰決知不能有為則
豈可往來屑屑乎所以或來者以其有萬一之望也
仁弘曰 君心堅定不欲做事則亦有可望乎珣曰
主上在位七年無人輔導故馴致不可為若賢者在
朝盡誠輔導則恐有萬一之望也仁弘退謂人曰叔
獻若做事則今日或可少康矣不然則除是叔獻變
為凡宰相也○以成渾為司憲府持平渾早受家庭
之訓守道不仕人望甚重至是始拜憲官

萬曆二年甲戌

今 上七年正月以災變避正殿減膳撤樂○右議
政盧守慎辭以疾遽 命遞職羣情疑惑李珣語人
曰災變甚酷 上心恐懼而不知弭災之策徒長疑
惑無人不疑無事不惑吾欲上疏極陳時弊因進救
弊之策朴淳聞而止之曰恐犯 天威益致不靖珣
歎曰大臣人望所屬而自不能盡言又欲止他人之
言乎○李鐸朴淳詣闕請仍盧守慎之位 上許之
○下 手教求言○京城地震○成渾辭疾不就徵
○右副承旨李珣上萬言疏極陳時弊且言弭災之
策及進德之功 上答曰省觀疏辭可見堯舜君民

安下
本有圖

之志善哉論也古之人無以加焉有臣如此何憂不治深嘉乃忠敢不書紳第緣事多更張不可猝然盡變此疏示諸大臣議處且命騰疏以進是時人心危疑及見此批答衆情大安上以感冒久不視事羣臣問疾則必答以平安李珥謂政院同僚曰羣臣久不瞻天顏上下阻隔雖不敢稟以視事而當以不時接見之意稟旨可也乃啓曰祖宗朝雖有未寧之時不廢接見臣鄰至令入于臥內故上下交孚情意罔間君臣猶父子也安有父母有疾子不能瞻承顏色者乎請頻接臣鄰于便座兼令醫官入診非但商量對證之劑亦詢修心養氣之術則於

宗下
有朝字

調保 玉體大有所益而下人聞上接見臣鄰則亦知玉候不至大愆羣情胥悅矣此是祖宗舊例故敢啓上答曰近日所無之例似難輕行當調理視事矣○丁酉上以避殿故將御朝講于思政殿簷下日氣極寒政院啓請勿爲朝講只接見大臣臺諫于不顯閣再啓乃命只大臣臺諫講官入見于不顯閣時入侍官皆詣思政門外知事特進官以不顯閣窄狹故不得入李鐸顧李珥曰名爲朝講而知事特進官不入其體貌何如珥曰此非常規乃無時接見也何妨於體貌鐸曰試思之無乃未安乎珥曰昔者中廟接見大臣臺諫無時無數豈

有恒式乎鐸默然

謹按君臣相接固有體貌亦豈可拘拘於守例乎
不顯閣既以窄狹 經筵官未能俱入侍而簷下
風日甚寒不可 御坐則將廢接見之禮乎鐸識
見庸常只欲遵守近規不亦固哉

上於不顯閣請李鐸曰近來上則天變非常下則民
生困苦顧予之德進寸退尺國事多誤今雖幸免必
有子孫之憂今問領議政將何以弭上天之怒而蘇
民安國乎鐸對曰臣意以爲自 上所當畱念者敬
天勤民茲兩事也 上之所爲寧有不合天意者乎
變異之興實由於如臣無狀冒忝重地故也斥罷微

再一
作答

臣改卜賢相則治道可成天心可豫矣近日之政不
甚亂外方關節亦稀且求言 傳教謙損自責出於
至誠成湯六責蔑以尙茲古人曰非知之艱行之惟
艱又曰敬天以實不以文苟能以實應天則天譴可
弭矣白虹之變古人以爲兵象邊備可預措也副提
學柳希春進 啓脾胃所忌食物李珥曰治病非但
藥餌食物必須治心養氣然後可以養病古人詩曰
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規是故治心本也
食物末也苟不治心亦何能養生乎希春曰識時務
在俊傑頃日李珥上疏 上命大臣議處羣下舉爲
欣悅矣珥起而謝曰臣別無所見但懷憂國之心悉

吐愚衷過蒙 褒獎不勝感激且不敢當也但古人
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今者如臣之言尙蒙 嘉
納則四方之人其必有以善言來獻者矣 聖明在
上無一人以言獲罪者人人進言言不爲不多但空
言而已無分寸之惠及於民生傍觀者乃以無實效
歸咎於言事者如此則士氣必沮喪矣願 上務求
實效無尙空言遇災之日 上心儘是驚動然久則
懼心漸弛矣恐無應天之實也所謂敬天勤民者只
是題目耳必實行敬天勤民之事然後可以弭災耳
今者 殿下所當爲者學問是根本也實下功夫而
頻接儒臣講論義理且使上下交孚可也然非大其

志則不能有爲願懷遠圖勿拘近規使下人觀感興
起也金字顚曰自 上遇災警懼之念可謂至矣今
者 上教曰顧予之德進寸退尺此乃進益之言也
常懷此心益勉進學親近儒臣講論治道每以國事
爲念則災變何患乎不可消也今李珣之疏 命示
諸大臣矣當使李珣與大臣共議而且於 上前親
問使之盡達其意可也至誠進言與浮躁大言不同
若以憂國之忠言疑其浮躁以喜事之大言以爲貢
忠皆不可也李珣退語人曰自 上問大臣可謂切
至而大臣所答無救時之策可嘆柳副提所 啓食
忌乃楊禮壽之任也 禮壽御醫也 柳公之輔導 君德乃

止於此乎金字顛曰近日之事空言而已惠澤何由及民乎○上謂金字顛曰每於經席聽爾說話知爾質美且有學術爾退而以平日所聞於師友及所自得者作箴以進字顛退而作六箴以進一曰定志二曰講學三曰敬身四曰克己五曰親君子六曰遠小人○李珣雖被上眷而言不見用其友宋翼弼曰問曰叔獻留朝數月有何功業珣曰雖當國之人不可責效於數月之內况能言而不能施者乎翼弼曰識者疑叔獻久留與退居之志有異矣珣曰欲退則恐天心或可回欲留則言不見用以是不決去就耳翼弼曰識者以為天心決不可回云珣曰吾聞

聖賢不如是期必云柳夢鶴見珣曰志在扶顛持危則雖涉苟且不可退去珣曰苟且則是枉己也枉己而能扶顛持危者吾未之聞也夢鶴曰雖不能大有所為隨時隨事有所補益使不至危亡者是或一道也珣曰此當國大臣之事也大臣已受重任當見危授命不可退去矣苟非大臣則見幾而作不可失其身也珣語人曰吾留數月或疑其久留或恐其速退識見之得中豈不難哉○復以司憲府持平徵成渾渾復辭不至○二月上謂李珣曰漢文帝何以不用賈誼乎珣對曰文帝雖賢志趣不高見賈誼言大疑而不用耳凡人大志然後可以做大事譬如主

人欲構數間小屋而工師乃欲構大厦則豈肯聽其言乎珥因曰今者災變屢作若以爲無道之世則聖明在上常存圖治之心若以爲有道之世則民生困瘁日以益甚此真將治將亂之幾不可徒曰恐懼修省而無其實也近來傳教儘善而實效則未之見也上曰何以則有實效耶珥曰自上每以變通爲難故終無實效若不更張無以爲國上曰若非祖宗法則更張何難珥曰非欲盡變祖宗之法也至如貢案是燕山所加定非祖宗法也臣非好更張欲救民瘼也若欲改紀今日之政則必求有爲之才若不改紀則求賢何用近日自上眷注於

盧守慎而守慎謝病不出此亦有意云守慎少有善名前此未相時人皆曰此人作相則太平可致而及居相位別無建明人皆笑其不職守慎欲有所建白則上意不欲變通進退極難故不得已乞退也上曰此可笑也此人建白予別無不聽之事也珥曰此人有經濟之才則臣未之知也至於坐鎮雅俗則優爲之矣願上勿許退休也上曰非但坐鎮雅俗亦是學問之人也但不得其君耳珥曰豈其然乎但願勿許其退而聽其言也上曰予見其意亦欲改紀者也珥曰自古聖賢隨時變通以天運言之歲久則曆數必差代各有人出而改正若不隨改則天

有二
作芳

象差謬四時易序矣珥問 上曰前日 經席趙廷
 機以臣言 啓曰成渾一動一靜必以規矩云有之
 乎 上曰有欲問之而未及也成渾何如人耶珥對
 曰此人臣所熟知是成守琛之子也早承家庭之訓
 不聞駁雜之說資質醇厚可以為善謂之勉於學問
 則可也不可謂之學成德立也奚至於一動一靜必
 以規矩乎但其人多病持平之職決不能堪也 上
 曰予聞治心則無病學問之人亦有病乎珥曰雖學
 問之人受氣甚薄則未免有病昔者伯牛有疾孔子
 以為命明其非所自致也渾以受氣之薄嬰疾甚重
 其能不死者亦治心之功也若放心者有渾之疾則

豈不遄死乎若 殿下必欲見此人則遞其職而使
 之上來可也大抵待士之道可用則用之不能則
 許其恬退褒其節操使之守高山林亦養士氣之一
 道也金字顥曰如成渾者不可不召也珥曰未出身
 兼帶 經筵是 祖宗朝所為也如成渾者若以閒
 官兼帶 經筵官時時入侍則可也宇顥曰未出身
 人除官必從大典者此指門蔭也若山林賢者則當
 以格外殊待也豈可視以門蔭乎招之以賢者而待
 之以門蔭非用賢之道也兼帶 經筵雖是法外亦
 可為也為治當立根本必廣聚賢士以輔君德 上
 有聖明之質而下無交修輔養之人此臣之所憂也

上曰試言之予資質何如可以有爲耶宇頤曰氣質
之用少學問之功多苟能學問則天下之事無不可
爲 聖質英明超出百王之上加以以學問則何患
不能只患不爲耳 上曰此言過矣珥曰若謂之超
出百王則其言果過矣但 殿下英明寡欲決是有
爲之資其不能善治者不爲也非資質之過也爲治
有本有末必須自 上勉於學問明理而知人然後
可以任賢使能惠及生民矣近日羣臣急請行鄉約
故自 上命行之臣意以爲行鄉約大早也養民爲
先教民爲後民生憔悴莫甚於今日汲汲救弊先解
倒懸然後可行鄉約也德教是梁肉若脾胃極傷糜

粥不下則梁肉雖好其能食乎柳希春曰李珥之言
是也 上曰當初予亦知其難矣今已命行而中止
何如哉珥曰養民然後乃行鄉約此非中止也凡事
自 上當躬率之不然則民必不從 上曰予資質
鹵莽何能有爲珥曰每於講論之際自 上所言超
出人意豈非可爲之資乎 上曰鄉約今命中止則
雖欲退行安知百姓不之信耶珥曰旣停鄉約而不
舉養民之政則民必不信若舉養民之政則民必信
之矣是時李珥務導 主上以治道每於入侍之時
諄諄陳達流俗多笑之朴淳謂珥曰當今最患無人
大官無可任事者不須急追求效徐徐待時賢才漸

漸登庸則可以夾輔爲政矣珥曰 上心求治則雖徐徐待時可也若 上心全不求治則雖賢人多聚末如之何淳曰賢人多聚則或可以格 君心矣○命再召成渾又辭不至乃 命遞職而使待日溫上來○以鄉約事議于大臣大臣或以爲可停或以爲不可停 上命停之許曄見李珥曰何以勸停鄉約乎珥曰衣食足然後知禮義飢寒之民不可強之行禮也曄嘆曰世道升降有命存焉奈何珥曰公意以爲民生雖極困瘁若行鄉約則果能化民成俗治升大猷耶曄曰然珥曰公能以鄉約治家乎曄曰無上命故不能也珥曰公之治家豈待 上命且道自

古民隆塗炭而有能成禮俗者乎今者父子雖至親若不念飢寒日撻而勸學必至相離况百姓乎曄曰今世之人善者多不善者少故可行鄉約珥笑曰公心善故但見人之善若珥則見不善人多必是余心不善而然也但傳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今之鄉約無乃訟耶曄曰君毋堅執須待罪使兩司更論可也珥曰余不自知其非故不敢待罪曄慨恨不已謹按藍田呂氏鄉約綱正目備是同志士子相約而講禮者也不可泛施于小民也朱子欲率同志講行而竟未果焉况今季世民陷塗炭失其恒心父子不相保兄弟妻孥離散而遽欲束縛馳驟以

儒者之行真所謂結繩之政可以代亂秦之緒干
威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圍者也况約正直月難得
其人閭里豪強苟緣鄉約必貽小民之患誰得而
檢制乎若行鄉約則民必益困矣如曄迂妄之士
徒知慕古不度時宜不知治道有本末緩急而乃
欲以鄉約挽回末俗以升大猷不亦謬哉

李上元
本有固

李珥曰 上曰鄉約自 上本不欲行故小臣一言

自 上夫斷如此以此推之小人之逢迎君意者宜
乎言必見聽也 上曰予非不欲行鄉約也欲待民
生蘇息而行之耳今人不度時勢紛紛議論不可也
珥曰議論之定亦有二焉君子得君施設當理國人

帖然心服則此以善定者也小人當國張其威勢一
言有異必被奇禍人莫敢違則此以不善定者也今
日願 殿下以善定一時也大抵為治必資學問而
學問在於審問慎思明辨今 上高明固無所不曉
雖然豈無可問而質疑者乎一無下問之時何耶
上曰必也知其味然後乃能有疑如予不知其味故
無疑可質珥曰 上教每如此臣不敢信也如臣多
病失博學之功若 下問古事則多有不能答者矣
雖然於義理上不無些少功夫若下問義理則或能
仰答矣今之國事無一毫不受病痛治之似難然苟
能至誠求治則豈有終不治之理乎今日君臣多不

以國事爲念固可憤嘆此亦理勢然也古來不事公而事私者雖得罪不過罷免而已勉於國事者往往被赤族之禍不顧赤族之禍而惟國事是念者世不常有宜乎營私者衆而奉公者少也今欲使人勉於國事則必須自上奮發使人人曉然知上意在於必治可也 殿下若欲做唐虞三代之治則雖祖宗法亦有不得不改者矣若欲少康而止則可遵祖宗良法美意也今之所謂法 祖宗者只守近規之傳襲者而 祖宗良法美意實廢不行此甚不可也○持平韓脩三度引疾不出 上不允其辭脩乃出仕入侍之時 上問以學問之要脩不能明辨以

答人多笑之李珥曰 上曰善人有多般有學行兼備者有行潔而學不足者若韓脩則是行潔而學不足者也不可以一言不稱 旨輕視善士也 上曰予安敢以此輕視賢者乎○ 上問李珥曰雖有學問無才則不能爲國成渾之才何如可以致治乎珥對曰自 上特召成渾人皆感激抑未知 上意欲一見而已乎將欲任之以事乎才非一般有才智出衆可以獨當大事者有才雖不足而能用羣策者成渾之才智出衆則臣所未知若其容量則可以用羣策矣豈不可以治國乎但成渾雖來若不改弊政則亦未如之何矣○政院以日寒請於不顯閣

御晝夕講 上以非前例不許李珣白 上曰 殿下若只循尋常塗轍則決無振作之理不顯閣進講是何重難之事而 殿下不從乎今日 殿下必須奮發大志一新政治作聳動一時之舉然後庶可挽回世道矣 上以紀綱未振為歎珣曰紀綱之在國家若浩然之氣在一身也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一事偶合於義而可襲取之也須是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義積于身仰不愧俯不怍然後浩然之氣充滿流行矣紀綱亦然非一朝發憤而可立也須以公平正大之心施之政事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直必舉枉必錯功必賞罪必刑則紀綱立矣

上曰每於經席惓惓陳說治道入則無時不然可嘉矣今行何事可以為治乎珣曰為治之道何能盡達乎大槩先定大志得賢委任可也但知人實難必先用於學問於窮理居敬力行三者勉勉加功至於理明德成則人物之賢愚邪正可以洞照毫髮不差矣然學問必資啓沃之助須親近儒臣使之盡誠輔導此等事是為治之根本此外別無他巧術矣沈義謙進曰 祖宗朝待羣臣親密無異家人父子故啓沃盡其誠云珣曰若於羣臣親密無間則可以細知情狀得其取舍之正矣 世宗大王知人善任亦由知其情狀故也 世宗朝用人不問久近高卑惟其

人器相稱故有守一職而終身者有超擢不日而至卿相者六卿百司莫不久任故庶績以成其於儒臣眷遇殊絕故臣鄰咸懷效死之心矣夫君子愛君以道固不係接待之厚薄矣若中人則視君上待之如何耳今日自上別無親信委任之臣庶官數易故百事不理譬之家事則分家衆以職耕者耕樵者樵織者織然後家業以成若朝耕而午樵午樵而暮織則無一事可成矣今之士大夫盡職者無賞瘵官者無罰其於得食則甚便矣國事終至於不可救矣殿下何不擇人授職而使久於其任乎且臣因人聞御製詩甚有愁鬱之意殿下何以不樂如許乎

上曰是何詩試誦之珥誦詩曰孤抱難攄獨倚樓由中百感不勝愁月明古殿香煙盡風冷疎林夜雪留身似相如多舊病心如宋玉苦悲秋淒涼庭院無人語雲外鐘聲只自悠夫人若有南面之樂得人而任職則可以泰然和悅矣殿下若有腹心之臣二三人則何至於含愁怫鬱如此乎臣聞此詩數日之間心氣不平矣且近日經筵官每以勿觀雜書進戒吟詠性情固是聖賢所不免但於詞章著意則豈不有害於學問乎上有愧色垂頭良久修撰尹覲進曰自上下問李珥以爲治之道泛容而不詳故珥亦不詳悉仰答矣何不細問之乎上曰予不知其

要故問之亦難經筵官問之李珥答之予當細聽也珥曰問者蓄疑答者啓發可也強作而問強作而答有何滋味乎珥曰李珥論學以窮理置於居敬之先臣意居敬當在窮理之先珥曰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尹現之言是也但敬是貫始終之功無先後可論且窮理知也居敬力行是行也臣以知行之序言之耳 殿下欲用功於爲學則先須立志堅定不移而敬以窮理敬以力行夫如是則初雖不易有似辛苦用功之至至於義理有味以學爲樂則處善循理快然自足心廣體胖泰然悅豫矣古之人君有能治其國而不知學問之樂徒勉力於事功故多有

始終參差者昔者唐明皇以身瘦國肥爲言此是強作者也其能久乎若學問有效則身與國俱肥矣今之世俗不悅古道見人行古道則必指笑斥罵故立志不固者多不能植脚焉 殿下則不然若行古道則羣下必觀感興起矣有何畏憚而不爲乎 上曰承旨答爲治之問只言學問之功此固根本但顏子學問已至而亦問爲邦則今日豈無可爲之事乎珥起而伏地曰 殿下誠欲有爲則須痛革因循之弊可也人情莫不恬於守舊憚於改新以爲今日旣行矣明日何可粹變如是姑息馴至於不可救矣雖欲革弊必在得人不得其人則弊不能革矣○是時

上頗有微恙羣臣每進戒色之言 上厭聞之修撰
成洛盛言修心養氣可以醫病之術 上戲問曰如
此則長生乎洛對曰然後日李珣白 上曰 上下
皆失言矣長生是無理之事也洛曰其時臣誤聞
天語以為長壽耳 上曰大德必得其壽者舉理而
言之耳若修心養氣以求長壽則非王道也壽夭在
天但當順受而已珣曰 上教是矣但順受甚不易
若毫髮自戕害則非順受也程子曰吾以忘生循欲
為深恥此言當畱念也○右副承旨李珣以多病不
堪政院 劄仕 啓請移付閒局調疾 上答曰爾當
在予左右輔予不德未可辭退調理行之可也○是

時成均館儒生作年齒坐流俗多非之李海壽謂李
珣曰齒坐非館中所宜也榜中尊敬壯元此亦禮俗
也豈可坐於壯頭之上乎珣曰壯元之尊施于榜會
可也若館中乃明倫之地長幼之序不可亂也且壯
元之尊何如王世子乎古者王世子入學尚以齒坐
則壯元非所論也海壽默然○右議政盧守慎始出
仕 上引見于思政殿月廊慰問甚勤且曰何以無
所建白而輒辭退乎盧守慎自陳病不供職之狀
上問曰近來天災疊出民生困苦何以為治乎守慎
對曰得賢才則可治 上曰何以則得賢才乎對曰
至誠求之則可得矣 上曰予當盡誠求之此是為

政在於得人之意也固爲要切但今日豈無可爲之事乎守慎辭謝不對

謹按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守慎無救時之才則當量能度分不可冒居相位也如其有才則當盡誠啓沃不用然後乃退可也今者尸居台鼎無所建白但以引疾爲能事至於上教丁寧容問而終不陳一策惜乎以守慎之清名重望不達時務終不免素食也

咸鏡道有蟲交雪而下○三月徵成渾不已渾難於出李珥謂渾曰君今七承 召命矣 上命如此何不一赴謝 恩而乞退以還乎渾曰吾之一瞻 天

顏榮幸固大矣奈辱朝廷何自古安有招如我病蹇無能者乎珥笑曰人才各隨其時昭烈之時諸葛亮爲人物之最若使孔明與孔孟同時則安得爲第一人物乎今世適人物眇然 召命安得不下于君乎渾曰自顧歉歉而 明主則不可忘矣○以朴永俊爲吏曹判書先是金貴榮引疾而遞以鄭惟吉代之惟吉曾附李樑被清議指玷故不敢就職謝病免永俊復爲銓長累居是職每以瞻人顏色承候風旨爲務而無所樹立安自裕語人曰朴吏判乃他奴也或問其故自裕曰不能自用其心而惟以他人之心爲心非奴而何○以李珥爲司諫院大司諫珥曾以疾遞

承旨未久拜諫長珥辭職曰今日紀綱之頽民生之困天鑒已悉尤可憂者自上既少推心委任之意廷臣又乏擔當致身之志大官恬於流俗縮手傍觀任其成敗小官雖有建白或激或迂不切實用議論多歧無所統一國勢日卑如水益下當此之時上以繩愆糾謬下以矯輕警惰惟諫官是賴苟非才誠兼備識慮明達者無以當此任也如臣疎謬病劣豈可玷辱名器請亟命遞答曰可合勿辭再辭曰臣今控辭非出應文實是衷情所不堪也臣今欲不顧前後畢陳所懷則疎愚之策決不合於聖衷若效時習毛舉細故摘人舊惡以塞其責則又非諍臣

之大體若欲含默苟位行呼唱於街路而已則實非素心反覆思之終不得其供職之宜用是憂懼寢食不安請命遞差答曰勿辭三啓曰臣之無狀天鑒已燭而猶不廢棄乃委重任此是唐堯試可之意也臣今供職之後言不適時策無實效則請賜休退或加貶斥毋令久辱清朝答曰足堪本任但當盡職而已○命義盈庫納黃蠟五百斤于內外間莫知所用或云將用于佛事憲府諫院請勿納而諫院之啓曰黃蠟殿下欲用于何處耶所需若正則不可不用如出於旁蹊曲逕可已不已則不可妄用請加三思如其正也則亟示聖意以解羣惑如

不可宣示則請收入內之命 上怒答曰內用之物非下人所敢仰問也敢煩多言是何意哉○鄭以周以軍籍敬差官往慶尙道輕躁刻薄惟務搜括不恤民隱又用匿名書掩捕品官責出閒丁箠楚甚酷且使庶弟無賴者主搜括之權受昧狼籍民間騷動怨謗盈路憲府欲論罷以周更遣他人執義鄭芝衍以爲奉使之臣若以流言論罷則使命不重必有後弊况籍兵重事垂畢不可輕動任事之臣大司憲沈義謙等固爭以爲此非流言若不罷以周則民怨益甚芝衍以議不合辭避義謙等亦辭避蓋近例臺諫啓辭必待同僚之議皆合然後乃 啓不然則不能

相容大司諫李珥謂同僚曰臺諫以不關之事例不相容爲弊久矣今當矯革此弊乃 啓曰沈義謙鄭芝衍等以近日常規言之似不可相容矣但人之所見不同邪正黑白判然則斷不可相容矣若一議一論之不合無甚大關則奚至於不相容乎其在 祖宗朝臺諫各以其意來 啓視義理之所在不憚僚議之抵牾雷同苟合必是衰世之習鄭以周躁動刻薄之失其孽弟受昧狼藉之狀非出於流言慶尙一道騷然如遭兵難若不罷以周則無以慰服嶺南千里之人心義謙等之欲論劾者斷無所失芝衍所見雖亦有理終不若 啓罷之明正也但此不過一議

論之不合而已非如邪正黑白不相容之比也請并
命出任 答曰沈義謙等議各不同勢不相容強爲
相容則必有後弊臺諫之體不當如是不 允李珣
曰只此微細近規自 上尙欲膠守况可望遠圖乎
不得已乃請遞芝衍 上乃依啓○諫院聞義盈庫
黃蠟已入內乃 啓曰 殿下之所用有司莫不供
進宮中別無許多用蠟之處此必出於邪歧曲徑不
可使聞於人故臣等憂 聖志之不能無惑欲防微
杜漸耳今者黃蠟已入內論之無及昔者司馬光曰
吾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今臣等方以正
心誠意望於 殿下而只此一事不敢宣示則未知

幽獨得肆之地不能不愧屋漏乎請自今以後勿進
非正之供而洞示 聖懷若青天白日使羣下得以
仰見也 上答曰該司之物在予量用而已非羣下
所敢容言者也昔者梁武口苦索蜜不得不料再見
於今日也時事至此寧不痛心 上忽下不倫之教
如此羣情甚駭李珣率同僚詣闕辭職曰昨承 聖
教辭氣太厲至以侯景比臣等臣等不勝驚愕戰慄
之至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該司之物固是
殿下之所有 殿下用之以正則羣臣當奉承之不
暇尙敢有一言乎若用之以不正而 君舉將歸不
法則雖該司亦當覆逆况言官安敢默默乎近者外

間喧播之說或以爲將造佛像或以爲將興佛事聽者疑信未定之際水銀黃蠟入內之命適下於此日人心愈疑臣等聞此言豈無憂懼之念乎第以聖學高明似不惑於異教故不敢信其必然茲敢仰問將以昭聖明之無惑以絕羣疑耳殿下但當內省于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已祕諱之密峻拒之嚴一至於此何歟昔者舜造漆器諫者十人武王嗜鮑魚太公不進曰禮鮑魚不登於俎此豈愛敬不足而然哉誠以忠臣愛君以德敬君以禮逢迎承順反害於愛敬故也殿下以一言之不敢承順輒加震怒至於痛心何不以虞臣太公之事反觀而自省

乎嗚呼逢迎承順之態不足而不至於惟其言而莫予違者殿下之所痛心也上無虛受之量下乏忠鯁之益國事日非委靡頽惰不可收拾者臣等之所痛心也吁亦異矣臣等輕淺陋劣誠未上孚請斥逐臣等以警人臣之愛敬不足者上尤怒答曰今見啓辭尤不足以備一笑假使崇奉異教自古流來胡像亦多矣新造何爲焉未知聞於何人乎予欲拿鞫而辨之也因此而尤可見人心澆薄此予所以無心於斯世絕意於有爲者也茲以旣諭不須煩辭諫院再啓曰今承聖批尤不勝惶惑之至傳播之說非出於一人之口若必一一拿鞫則何異於衛巫之

監謗乎 殿下若用之以正則何不洞示以解羣下之惑乎 殿下既絕意於有爲則臣等亦何心抗顏清朝有所建白乎請 命斥罷臣等 答曰予豈答所問以取輕於下而肇後弊哉諫官必有所聞之人矣其直啓勿辭諫院三 啓曰傳播之言行於道路出於里巷則道路里巷之人其可盡鞫乎古者立誹謗之木且使行旅謗於道商賈議於市未聞明王以謗議之無實而輒加拿鞠也臣等無狀縱未能格宸心而出於正豈忍畏怯逢迎指引無辜納 君於不韙乎 殿下只治臣等妄言之罪足矣何必立威而箝口以駭四方之觀聽乎嗚呼今者 君德日就

於高亢士習日趨於萎弱宿弊無矯革之期新憂出意慮之表假使朱汲在位謹言日進時事之正亦不可望况以臣等輕淺蹇劣其能有補於萬一乎臣等不能取信於 明主以被震怒迫問大失言官之體終不可覲然在職請賜斥罷 答曰敢諱所聞之人惟多言以塞之此果無隱之道乎其速直啓亦不須來辭諫院四 啓曰傳播之言 殿下非不知難詰言根所自而敢此窘問者此不過輕視臣等折之以雷霆之威將以杜塞直言之路也有聞必達此是無隱之道若必指摘言根則此乃畏怯逢迎非無隱之道也 殿下何不速罷臣等而使之冒處重地加以

迫問以傷待言官之體貌乎請 賜斥罷 答曰矇矓輕啓問則敢諱此果忠直之道乎周禮有造言之刑今則姑恕勿辭可也諫院五 啓曰臺諫凡有所聞雖出於傳播不敢不達者固是事君無隱之道而人君聽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詰言根者所以待言官以禮而廣開忠諫之路也若必窮詰傳播之言根而輒以造言之罪加諸諫臣則羣下莫敢發言而聰明日蔽矣不幾於一言喪邦者乎 殿下旣以造言疑臣等則臣等雖有所言豈能見信乎決不可在職請亟 命罷 答曰勿辭是時弘文館憲府上劄論 批答之未安政院亦累啓爭之矣蓋是時貴人

金氏寵冠後宮爲子祈福以作佛事 上心則不信異教故峻辭如此李珣因此覘 上意輕士故有歸志矣○左議政朴淳呈病五度 命遞相政院 啓請勿遞三 啓而不從時領議政李鐸亦謝病不出盧守慎獨爲相○ 上將親閱而以夏享大祭日追多差祭官將士不足故停乃 御經筵盧守慎及入侍之臣進 啓朴淳遞相爲未安 上皆不答大司諫李珣進曰 親閱久廢在所不已但臣意先拜陵而後 親閱可也 康陵寢閣失火後尙未 親祭豈不未安乎 上曰曾欲拜 陵而自下止之故不爲耳珣曰 行幸時大修道路盛造橋梁貽弊於

民故羣臣請停臣意道路橋梁略略修治不傷民力可也羣臣 啓辭畢珥自陳多病不能從仕之狀請退而調攝 上曰病若如此則亦無可奈何矣隱居最好古詩曰洗耳人間事不聞青松為友鹿為羣隱居豈不樂乎珥曰 殿下以隱居之樂為教臣則有不然者古之隱士與人主不相接無君臣之契故可以相忘而又身健無疾自適於佳山好水故為樂也臣則受 恩深重故雖在畎畝心懸 冕旒又有疾病每患呻吟隱居何樂焉只是難於尸素故不得不退耳大司憲沈義謙承旨洪聖民修撰許筠等進 啓以 上教為未安且曰洗耳之句無君臣之義詩

意不好 上曰若以予之不勉留為非則可矣其詩何疵之有○右議政盧守慎 啓請仍朴淳之任三 啓而不 允○諫院上劄請勉學問親賢臣 答曰當加畱念○四月成渾承 召向京中路遇疾而返京畿觀察使 啓其由自 上別無更召之命蓋 上意已厭士類而渾又聞諫院以黃蠟之 啓忤 旨故竟不至○中國設堡于長甸子距義州二十餘里居民將抵鴨綠江大司諫李珥謂同僚曰華人與我民相雜則必多後患乃 啓曰 中朝設鎮蔓延開墾則將至於與我國人煙相接雞犬相聞物貨相通姦細之虞紛爭之弊必惹起事端况饑饉荐臻必

流移投入穽虜侵寇必求救嫁禍後日之憂庸有紀極宜別遣使臣以誠懇奏聞于天朝請止之上
答曰奏聞事予意以為難矣然大臣承文院議處時廷議皆以為中朝設鎮非我所能止况於我國甚便何可止之乎皆笑諫院之誤啓厥後侵耕漸近遂為平安道之憂○礪城君宋寅見李珥曰左相有闕自上命卜相云誰負物望珥曰必是前相為之前相指洪暹朴淳也寅曰若前相又遞則誰可代者珥曰未聞有負時望者必以職次為之寅曰如季真曾聞有卜相之望今何寂寥珥曰季真李後子膺雖無相望稍全繼有士望第未知合於相位也重晦雖無相望

吾意以為勝於季真寅曰三人作相有相業否珥曰季真窄狹子膺遲鈍重晦滑稽皆不能有為但不害士林耳沈義謙問曰姜尙之無乃先作相耶珥笑曰尙之姜士尙循默無是非真是當今政丞也厥後李後白盧禎相繼而卒金繼輝見忤士類姜士尙果作相○洪暹為領議政李鐸遷左議政士林望朴淳復相而暹乃相皆失望○大司諫李珥謝病免旋拜右副承旨復以疾免遂歸鄉里李山海謂珥曰君欲退則只辭病而已可也何必於經席啓達乎珥曰只呈病狀似是模糊山海曰君既出處以義勢不可在朝如我者既以世俗模樣自處只得保位而已崔永慶

謂珥曰君之決退無乃不從容乎珥曰半歲遲回豈不從容乎永慶曰自處當如此奈時事何珥曰自處未盡而能救時事者未之有也珥每於入侍之時懇懇多所陳達盧守慎謂人曰李珥於 經席多言

上所厭聞恐其生事我欲止之而不相知故不能耳珥聞之笑曰我退則無言蘇齋守慎齋號可無憂矣既不能自言又止他人之言平日讀書何所見而如此乎珥問韓脩曰蘇齋何如人脩曰非但能文亦有技藝而相才則極拙可怪珥曰相才不可以技藝觀也古人則歷變履險氣節彌厲蘇齋則不然二十年遷謫之餘氣節消盡矣鄭澈聞珥解官曰自 上若誦洗

耳之句則明日便可引去珥聞之曰季涵澈字過矣我以在朝無裨益故退耳豈以此詩之故決退乎以此決退明日即去則此小丈夫悻悻之事也非我心事也朴淳聞珥之退以書勉留珥於簡尾書杜詩曰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金字顥別李珥謂曰我亦有歸志珥曰玉堂異於諫官願君勉少留也宇顥於 經席自陳多病請退調于故山 上曰爾有何病予當劑藥以給思念故山情所必至一向不許歸則有所不堪予當給由爾可往還宇顥 經席之說懇懇可聽而無觸拂之語故 上眷尙重○五月慈壽宮尼以內命往金剛山作佛事為有司所糾囚于

淮陽獄於是館學諸生上疏請廢淨業院且言黃蠟所用不正 上優容答之且曰黃蠟非用於佛事遂以前日入內黃蠟還下于該司 上頗悔前日摧折諫官之非故優答諸生而還下黃蠟○六月大旱命疏放右議政盧守慎建白以爲冤氣召災金汝孚金鎮李銘林復等禁錮歲久冤氣必積可復敘用以消冤氣 上從之於是三司竝發請勿收敘累日乃允金汝孚金鎮李銘則於丙辰丁巳年間依附尹元衡攻擊金弘度金虬等將嫁禍士林者也林復則乙巳以後黨附權姦將以害人爲發身之路者也謹按旱蝗固是冤氣所致但所謂冤者無罪見枉

之謂也若有罪被斥者皆可謂之冤氣則四凶之流放竄殛亦當爲冤氣而招堯代之災矣盧守慎位居台司被 上眷遇而當此被災之時無一策可觀顧以收用罪人爲應天之道其可謂至無能者矣

七月以李潑爲吏曹佐郎潑少志於學立心不苟頗有清名及擢第李珥力薦于當路出身未幾卽居要地人望甚重○左議政李鐸以疾免復以朴淳爲左議政○右副承旨鄭芝衍同副承旨辛應時以言事罷時青松府使朴慎元是吏曹參判朴謹元之弟也朴家族盛頗有勢力慎元曾爲遂安郡守藉其勢貪

饗無厭狼藉之聲徹於都下及拜青松厭其邑殘欲
不往而又恐被罪陰囑諫官 啓曰慎元病重不可
赴邑請遞芝衍等曾見慎元無疾明知諫官被嗾不
勝其憤乃 啓曰諫官雖 啓以有病而慎元則實
無病矣於是兩司譁然攻芝衍等曰承旨豈可沮抑
臺諫之言乎獨大司諫李後白曰雖是諫官之言若
有失誤則豈可不矯乎兩司以議不同引嫌而退弘
文館將處置而副提學許曄等以爲臺諫之言是非
閒不可沮抑遂 啓遞後白職俄而新授持平閔純
正言崔滉 啓曰朴慎元之貪縱衆所共知無病亦
人無不知今者不論其貪縱而託稱有病是誣 上

悅人也諫官可罷亦以僚議不一引嫌而退弘文館
啓請遞純滉職 上答曰諫官非人以致紛紜今觀
閔純滉啓辭則其意正其辭直世未嘗無人玉堂
議論何如其乖當耶許曄等竟執前說遞純滉職
兩司竟請罷芝衍應時職鄭澈聞之嘆曰三司執國
家公論而三司盡行欺詐尙何言哉

謹按臺諫者人君之耳目也人君所以重臺諫者
以所言必公論故也若臺諫徇私任情誣上悅人
則其罪大矣政院喉舌之臣雖斥其非何害於義
哉大抵公論所在則雖負薪夏畦之賤亦不可忽
也私意所發則雖萬乘帝王之尊亦不可不矯也

今者言出於諫官之口則不論是非皆莫敢誰何而乃欲矯正君父之失則勢豈有可望者乎惜乎三司之官皆無識見自陷於欺君之罪主國家公論者所言顛錯乃如此則時事寧有可正之理乎

閔純居高陽守道不仕安貧寡慾學者多尊仰之至是拜持平始供職卽遞○前弘文館典翰吳健卒健既退後士林多惜之必欲復用連拜侍從之職皆辭不就居鄉三歲竟卒○八月抱川縣監李之菑棄官歸之菑憂抱川穀少無以活民請折受魚梁捉魚買穀以助邑用朝廷不從之菑初無久於作邑之計只

游戲耳故旋棄去○九月吏曹判書鄭惟吉被論而遞惟吉是故相鄭光弼之孫也以名家子弟少有文名且風度帶長者氣象比之朴永俊金貴榮輩則迥然不同而以壬戌年間李樑憑勢跳梁而惟吉時典文衡性柔不能自立頗徇樑意欲引樑居文衡故士類至今賤之兩司駁遞吏判○十月吏曹判書朴永俊辭以疾金貴榮代之貴榮貪鄙日甚而累居銓長清議甚怪之○閏十二月懿聖王大妃玉候愆和還復膳擬令百官陳賀未幾還未寧乃停賀

萬曆三年乙亥

今上八年正月壬寅

是初二日

懿聖王大妃薨

上

哀毀盡禮未過旬月億不能支二月三公乃率百官
請姑從權用肉膳累日不允 恭懿王大妃欲親
往勸肉 上乃外若勉從而實用素膳○三月大
行大妃發引以四月十七日擇定 上將隨 舉三
公率百官 啓以自 上毀瘠已甚不可隨 舉累
日未允 恭懿殿懇請 上不得已從之○四月
弘文館副提學李珥拜 恩辭職不許珥既歸鄉里
自 上頗有眷念之意徵以承旨諫長皆不就乃拜
黃海道觀察使未及期以疾遞卽拜副提學珥昇疾
就醫京城引疾呈辭至三 上猶賜假珥疾尋愈謝
恩後辭職曰無狀小臣遭遇明時內忝侍從外叨方

伯涓埃未效只辱名器加以孱弱之質血氣向衰分
當屏伏畢命溝壑適值 國有巨創皇皇罔極臣子
之義不敢退歸扶曳上京 聖恩天覆不加譴責乃
授以論思長官屢 賜休告期以就職感激惶恐措
躬無所 經筵之官上以輔養 君德下以維持公
論非一官守一言責之比也况今 殿下盡誠大事
哀禮兼至孝思之實聳動四境朝野延頸拭目曰吾
王之孝卓冠百王將必推是心典學誠身以興政治
東方萬世之治肇基於今日矣悲喜交極風草方偃
此正 殿下充廣善端進德修業之一大幾也將順
啓沃助成允德責在玉堂當擇第一人物能任陳善

格非之責者俾為長官以冀薰陶之益豈是如臣淺薄輕粗者所可一日冒處乎請改臣職擇授其人上答曰屢賜休告豈無其意爾今出仕予心良慰陳善格非是予所期可勿辭也○乙酉 仁順王后發引○ 上教禮官曰下 玄宮臨時欲率百官望陵而哭此禮何如禮官議大臣以啓且教于政院曰望 陵之禮當為後法而前此不為之事不可不慎於始也其令玉堂議啓副提學李珥等 啓曰禮有常有變躬詣 山陵禮之常也有疾攝行禮之變也五禮儀注只道其常故無攝行之儀祇送祇迎等儀皆處變之禮也至於下 玄宮時全然無事似為欠

政惡化

闕竊恐議禮之臣有所未及建白也今者自上孝思無窮當此大事無所不用其極 下教之辭允合禮意此實處變而得禮之正傳之後世永為成法決無可疑 上答曰知道依啓○丙申葬 仁順王后上於闕庭率留都百官望 陵而哭禮已告畢 上猶號哭不已政院進 啓而不止大臣入 啓移時乃止待衛之臣無不悲慟是日 返虞 上祇迎于光政門外 虞主入敬慕殿後 上還齋殿○五月上下教曰 仁順王后曾臨朝聽政羣臣似可行三年喪令大臣禮官議啓於是大司諫金繼輝謂大司憲柳希春曰此事若誤定則爭之甚難不如固爭於

初也乃率兩司全數伏閣 啓以爲 大王 王后
之喪自有定禮今不可更議且以政院不逆 啓爲
非請推 上答曰當勿更議但子貢非不知三年有
定制而獨行六年之喪人之所見容或不同此事何
至於合司伏閣而又何必請推政院乎無乃過乎兩
司乃退李珣聞兩司合 啓曰合司伏閣事體重大
此等事何至合司爭之乎 文定王后之喪亦有此
議其時尹元衡當國而尙無有以行三年獻議者况
今日乎大臣賢也則必謹於禮不賢也則自憚行三
年矣如此之議十分無可虞而重晦輕率遽合兩司
上教可謂允當矣○司憲府持平閔純上疏請於卒

哭後依宋孝宗例以白衣冠視事 上命議于大臣
禮官領議政權輿領府事洪暹則以爲卒哭後視事
用玄冠素衣烏帶載於五禮儀不可輕變左議政朴
淳右議政盧守慎則以爲白衣冠視事正合禮意而
事涉更變自下擅斷爲難請斷自 宸衷 傳曰欲
從左右相之議禮官與二公更議以啓於是弘文館
上劄請從白衣冠之議 上令博考古禮以啓蓋
上欲居喪盡禮故深納閔純之疏流俗大臣多不悅
淳守慎請會二品以上及三司長官廷議 上從之
弘文館考引古禮議 啓其略曰必欲盡合先王之
禮則當初上下當具衰經如儀禮之制別造布帽布

團領布帶以爲視事之服今既蹉過不能追復寧依
宋孝宗之制上下以白衣冠帶視事爲近於古禮也
若玄冠烏帶之制揆之情禮至爲未安宋高宗朝羅
點建白此制此時喪紀廢壞易月之後純用吉服故
羅點此論猶愈於已也朱子君臣服議辨論甚詳矣
豈可不從朱子之論而泥於羅點之議乎五禮儀撰
定時參贊許稠引羅點之說遂爲定論當時無識禮
之儒臣不能導先王於正禮至今志士慨嘆不已
豈可再誤於今日乎是時廷議二品以上皆以爲五
禮儀 祖宗時撰定行之已久非後 嗣王所當輕
變三司長官則大司諫金繼輝副提學李珥力言喪

禮不古久矣因此幾會當變通從近古之禮大司憲
柳希春則以爲當守 祖宗之典且曰人君居喪與
士大夫不同繼輝謂希春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人君居喪何以異於士大夫乎且所謂不同者出何
傳記希春曰權德輿之言云然繼輝曰公讀書萬卷
乃無所見而欲從權德輿之言乎希春無語 上見
羣臣之議不快於意乃傳于左右相曰羣議皆以後
嗣不可更變爲言予難於獨斷卿等其善處之淳守
慎乃 啓曰五禮儀大槩皆從素色獨玄冠烏帶而
已今非大段更變只改冠帶玄色從素而已臣等之
意從白色冠帶允得其當 上曰卿等之議甚合予

心乃從之于時卿大夫皆是流俗正論甚弱而上
心堅欲從禮且有左右相將順故俗論不能奪禮曹
判書洪曇尤大言五禮儀不可變既而上從白衣
冠之議曇甚有愠色多發違理之言曰人君居喪斷
不與士大夫同也洪暹聞變五禮儀嘆息至於泣下
曰不圖今日見更變 祖宗之典也於是贊成闕員
或問今日誰可作二相洪曇曰李珣閔純必拜二相
矣以純上疏而珣力贊其議故曇懷忿嫉而言也
謹按五禮儀所定喪禮比於漢唐則可謂遠過此
亦東方之盛典也但參以古禮則豈無未盡者乎
今欲變通從古而廷臣不從乃如此流俗之不好

古道理勢然也無足怪者但今之喪禮非一從五
禮儀也卒哭後視事服用玄冠烏帶而常服則白
笠白帶載在五禮儀而 仁廟之喪李芑輩變白
笠爲黑笠未聞當時有以變 祖宗法發嘆者其
時洪暹亦曾下淚耶不然則變 祖宗法而從世
俗悖禮則無害而必也變 祖宗法從古禮然後
乃有害也俗士之心吁亦異矣

李珣既於去年以大諫言不合退去而今乃供職其
友多疑其出處不得其正成渾語人曰如叔獻出處
古未之有也珣聞而笑曰出處固非一端如伊尹之
五就亦豈出處之常耶我當初固無供職之志欲於

值一
作自

山陵事畢後退去而適值 上累賜休告不改其職
且 主上哀疚之中善端開發異於昔日故欲姑畱
積誠以冀萬一之幸耳君子果於忘世則已矣如或
有意於斯世則當此錮陰生陽之際豈無可乘之機
乎惟崔永慶金宇顥以珥言爲然○戊申 上親行
卒哭祭祭後以白袍白冠白帶白靴還宮羣臣之服
皆同一洗千古謬規識者避之○ 仁順王后違豫
時有侍女引妖巫入禁中專以祈禳幻惑爲事停廢
藥餌馴至大故人心痛憤所謂妖巫者是士人之女
而宗室堯卿妻也三司同發請治女侍妖巫之罪
上不從曰究其實不至如人言也臺諫累 啓乃詔

獄鞠治妖巫○李後白以 特旨拜刑曹判書後白
清謹奉公大臣薦之故有是除先是 上問朴淳曰
刑曹長官每患不得其人請卿勿論職次高下薦其
可堪者雖在郎僚亦可擢用淳對曰 上教如此不
勝感激臣請出與同僚議薦旣出乃薦後白故以
特旨拜官或謂李珥曰左相眞可謂無才珥曰何故
或曰大臣平日當定權衡知某人可用可也豈可被
上問而不能答乎珥曰子言是也但銓薦人物各適
其才是古之大臣所爲也今之大臣不能辦此或曰
今之大臣將焉用珥曰拱手無爲雖不能做相業猶
勝於毀瓦畫墁者或曰然則不毀瓦不畫墁是今之

相業乎珥曰然或曰使有才德者居今之相位亦止此而已乎珥曰子見工匠之有妙才者乎若使縮坐一隅無所作爲而享美食則心必不安必欲售其能不然則寧去而之他矣曾見有才德者居位而安於素食者乎設使有才德者處今之相位則必以言不用計不合不久而去矣於國家何益哉如思菴蘇齋居位不能有爲雖無所益亦無虧損勝於毀畫者而亦勝於去就必以道者也蓋去就以道者必不在朝故也問者大笑○上於卒哭後猶未復常膳三公率六曹及二品以上連日啓請從權上引見大臣侍從臺諫于便殿左議政朴淳右議政盧守慎大

司憲尹毅中大司諫金繼輝進啓請從權制上

曰此事且置只論政令得失生民利害可也僉啓

曰必也聖躬安寧然後可以有爲自上中氣虛

弱久不開素將生大病廷臣遑遑問迫罔知所爲何

暇議及他事乎反覆陳啓不已上不答副提學

李珥進曰近日自上執喪盡禮孝思之實感動中

外臣民一則悅服一則憂懼悅服者以爲自古人君

不能爲治者以無根本之德故也今上孝德如此

推此而修身治國將無往而不用其極此是東方萬

世太平之基址也憂懼者以爲自上元氣未完脾

胃虛弱卒哭已過尙廢常膳將致生疾聖躬無虞

然後百事可做 聖躬失和則何事可爲今者公卿百僚廢其職務奔集闕廷顛 天不已若不得請必無退而察任之理此不可以威令止之必須自上斟酌允俞不然則朝廷百事廢矣 上終不答羣臣將退 上呼李珣曰副提學來珣乃進前伏地 上曰前日歸鄉里仍爲監司久未相見矣因溫諭問以黃海民瘼賜語良久而罷後日因講書傳至肯構肯堂處珣 啓曰今人多不解肯堂肯構之意只以膠守前規爲肯堂此甚不可以經文觀之其父定其基址其子因其制而構屋然後乃爲善承父業也其志則同而其事則異今若只守其基而無所營建則乃

是不肯堂構也以國家言之 祖宗創業多有未備者或時移世變多有可矯革者則隨宜經紀當乎義理乃是繼志述事也若只守其法不知變通因循頽墮則豈是繼志述事乎珣問 上曰曾聞 殿下謂侍臣曰予欲學問只緣多事未遑也此語誠有之乎 上曰果有此言矣珣曰臣聞此言一以爲喜一以爲憂喜者喜 上有學問之志也憂者憂 上不察學問之理也學問非謂兀然端坐終日讀書也學問只是日用閒處事一一合理之謂也惟其合理與否不能自知故讀書以求其理今若以讀書爲學問而日用處事不求當理則豈所謂學問者哉今 上日用

之間事事深求合理至於一政一令皆欲得正而無少不善則此乃學問也自 上質美寡慾其於學問不爲也非不能也 卽位數年非有失德而別無振起之勢故國事委靡臣民失望久矣今者 孝思之實著于遠近臣民復有太平之望此正所謂苟日新者必須日新不已擴充 孝思然後臣民更不失望矣學問要以立志爲先立志不極高大則所就必卑須奮發大志以堯舜爲準可也○ 贈故處士徐敬德爲議政府右議政敬德開城人天質聰穎特出少業科舉參司馬楊旋棄所業卜築于花潭專以窮格爲事或默坐累日其窮理也如欲窮天之理則書天

字于壁旣窮之後更書他字其精思力究非人所及如是累年於道理上恍然心明其學不事讀書專用探索旣得之後讀書以證之常曰我不得師故用功至深後人依吾言則用功不至如我之勞矣其論理多主橫渠之說微與程朱不同而自得之樂非人所可測也常充然悅豫世閒得失是非榮辱皆不以入其曾次焉專不事治產屢空忍飢人所不堪而處之晏如也其門生姜文佑齋米謁敬德坐于花潭上日已亭午敬德論議動人略無困悴之色文佑入廚問其家人則自昨糧絕不炊云其所著文集行于世議論時與聖賢有差異故李滉以爲非儒者正脈云

中廟朝薦以孝行拜參奉不就 明廟朝命贈尸曹
佐郎至是廷議請加 贈而朴淳許曄是其門人故
主論甚力 上謂侍臣曰敬德所著書予取而觀之
則多論氣數而不及於修身之事無乃是數學耶且
其功夫多有可疑處朴淳曰敬德常曰學者用功之
方已經四先生無所不言只理氣之說有所未盡故
不得不明辨云淳因言敬德窮理用功之狀 上曰
此功夫終是可疑今人譽之則極其盛毀之則極其
惡皆為失中李珥曰此功夫固非學者所當法敬德
之學出於橫渠其所著書若謂之昭合聖賢之旨則
臣不知也但世之所謂學者只依倣聖賢之說以為

言中心多無所得敬德則深思遠詣多有自得之妙
非文字言語之學也 上許贈以議政許曄每尊敬
德以為可繼箕子之統聞珥論敬德之學出於橫渠
責珥曰君言如此僕所深憂若曰花潭之學兼邵張
程朱則可矣君精專讀書十餘年後可論花潭地位
珥曰恐珥讀書愈久而愈與公見背馳也先是曄謂
李滉曰花潭可比橫渠滉曰花潭所著何書可比正
蒙何書可比西東銘曄無語至是其誇張益甚至以
為兼邵張程朱之學可謂不知而妄言矣○六月
上問安于 恭懿殿 懿殿下教曰欲勸肉于 主
上後饋扈從諸臣而 主上堅執不從望三公啓請

也於是三公及政院弘文館皆 啓 上以當從

懿殿之請 懿殿請益切 上乃勉從 懿殿賜扈

從羣臣酒肉○弘文館上劄子論立志進德推行保

躬之義 上答曰毋甚高論寡人不敏不足以當之

所論之意當加省念○ 上雖於 懿殿之前暫進

肉膳而還宮復御素膳大臣以為悶乃率百官立庭

啓請從權 上引見左相朴淳右相盧守慎曰此事

何至率百官乎如此相迫無乃未安乎大臣及侍臣

皆反覆陳達補養 玉體之意 上皆不答李珥白

上曰昨日自 上答館劄曰毋甚高論若只是 殿

下謙辭則可矣若實以臣等之言為高論則恐非

宗社生民之福也漢文帝以三代之說為高論故功

烈未免乎卑此豈可法乎盧守慎曰此只是自謙之

辭當不以辭害意若 殿下實以漢文為法則功烈

必出漢文之下豈其可乎○弘文館修撰金字顯曾

於褒貶以不習吏文考居中未幾拜修撰國法居中

未滿一考則不授顯職宇顯再上疏援法請免官

上問大臣曰金字顯辭受進退自前不苟非俗儒也

今者援法請免當何以處之盧守慎曰有司則當守

法但人君用賢不必拘法臣意不須遞也朴淳曰雖

暫遞而還拜不過旬望聞耳當遞之以成其志 上

曰予意欲遞以遂其志雖不除修撰豈不得見之乎

望一作
日或月

顧都承旨柳堧曰召金字顥來羣臣既退乃引見字顥從容容以治道時上心稍異於前日李珣字顥甚欲引以當道珣見朴淳論時事淳曰忝居政府目見民瘼一無所救誠所愧赧寧避位而已珣曰公若不居是位則時事尤不可爲雖不能稱職只以不僨事爲職亦可矣上心開發稍異前日協心納約庶有可望之理國事當出於大臣小臣只可論議而已國事非更張則不可爲而上意甚以變通爲難大臣當積誠陳達期以回天可也○李珣白上曰今日上有聖君大臣皆人望朝廷無邪議可謂千載一時而民生之困日以益甚朝廷政令皆爲文具

其勢必更張然後可以救民而反以更張爲喜事若此不已雖使朝廷之上嘉謨讜論洋洋盈耳終無補於民窮財盡竟歸於亂亡矣殿下所宜惕念也○上謂侍臣曰四書輯註多有未穩處欲稍刪削以便觀覽玉堂可任此也副提學李珣曰此非臣學力所能獨當也學問之士不論出身與否使參玉堂同議刪削恐得其宜上曰前日大臣使予招見成渾予亦欲見之但我國規式未出身人無入參經席之例雖招賢者只一見而已有何益乎珣曰自上誠欲有爲則雖舊例所無亦可變通恢拓其規模然後庶可爲治膠守前規豈能有爲乎學問之士處以閒

職使之輪日入侍 經筵則於助成允德大有所益
上謂盧守慎曰此言何如卿意以爲是耶守慎對曰
臣意則以爲是矣但自 上以爲未安則難於強爲
上曰賢者一見而止固爲無益但無前規難於粹變
珥曰誠欲有爲前規不可不變也羣臣將退 上呼
曰右相來守慎進前伏地 上曰右議政何無所言
乎予欲頻見有意存焉若空進空退則非予所望也
今日豈無可議者乎守慎曰可 啓之事羣臣言之
已盡臣更何言但願自 上速從權制保養玉體耳
上曰此言非所願聞也○朴永俊爲議政府右贊成
盧禎以 特旨爲禮曹判書○前持平閔純棄官歸

鄉純頗有靜養之功立朝論議不苟至是以抗疏行
白衣冠之禮流俗多嫉之純乃棄歸○時廷臣 啓
請從權不已 上謂侍臣曰有疾則飲酒食肉固禮
文也無病之時預防後患飲酒食肉者出何禮典李
珥對曰羣臣皆意 殿下已生疾故力爭耳 上曰
予氣予豈不知乎予身尙安不可煩請珥曰無病不
可預防者 上教至當但外人恐 殿下誠孝無窮
守禮太固雖有疾病不思從權耳 上曰予雖愚豈
忘 宗社大計而只欲行素乎實是可堪故也玉堂
當倡議使百僚退去可也珥曰百僚之退非臣等所
能爲但臣等以 聖教丁寧故欲姑退而更觀 玉

候伏望頻使醫官入診使朝廷之臣洞知 聖躬安否可也珥因 啓曰今日急務莫如勉 聖學以爲出治之本而必得賢士與之居處以爲啓沃之資人才不可不汲汲聚會也曾以未出身人出入 經筵事進 啓而自 上以爲難此事當更問大臣而處之且承旨親入 啓事此非遠規 中廟朝所行也成廟朝無時招玉堂入直之人對于便殿名曰獨對此例亦可復也 上曰承旨親啓行之似難若玉堂之官則當無時召見不必持冊進講只可商論義理也近規朝講外無接見大臣之時予意欲頻頻召見矣珥曰此事甚美 上曰予欲親政大臣以爲不可

譜一作照

予不敢爲珥曰 親政是美事大臣亦必將順想是恐 上觸冒暑熱而辭不達意耳若更 下問則可知大臣之意矣 殿下若親政則當用超遷久任之法 大明羅欽順請用此法而 中朝不克從誠欲爲治當用此法 世宗用人以此法故其時庶績咸諧今之官爵朝更夕變有同兒戲百事不可做矣珥又 啓曰閔純學問之士也今聞退歸令人歎望人物眇然之時如此人豈不可惜 上曰厥家安在以何事退歸乎珥曰家在高陽在憲府議多矛盾蓋志在復古人皆毀謗故不得已退歸耳 上曰曾聞其賢深欲一見而未及也頃見呈辭意謂調病何遽退

歸乎予聞白帽之事人多非議者雖欲有爲人心如此不順何能爲乎珥曰末世人心習於爲非若欲復古必紛紛不安豈可因此不能有爲乎若堅定聖志力行不已則人心自然定矣時上方眷注於珥珥亦以陳善格非爲己任知無不言朝紳注目焉珥退謂金字題曰上教丁寧以無疾爲教強聒請從權亦爲未安當更觀玉候而處之乃停從權之啓許曄聞之嘆曰年少不經事之人乃欲置君父於危病之域耶○拜成渾爲持平趙穆爲工曹佐郎渾以持平被徵且聞上心向善而李珥被眷遇恐有可爲之勢而屢被徵召一向辭退爲未安

故承 召入京路中得暑疾乃呈辭 上聞其入京乃使內醫診視劑藥以送○ 上問盧守慎曰卿其薦賢守慎曰臣無知人之鑒何敢輕薦但以臣所見言之李珥許曄可用之人也 上曰李珥則予知其可大用但其人言論多過於激此由年少而然耶若許曄則最是迂闊者豈可用之人乎 上意頗欲用李珥矣○七月先是司憲府吏路遇宮奴僭服將執詣憲府宮奴擊憲吏憲吏訴于憲府憲府使人捉來則宮奴跳入 王子寓舍不出憲府人踵門呼出終不出明日憲府別定他吏期於必捉宮中首奴捉其奴付憲吏時金貴人亦在 王子寓舍聞門外喧聲

問其故下人以憲吏捉宮奴告貴人乃啓曰憲吏託以禁亂作亂于王子寓舍上大怒問其由於持平金鑽鑽對曰下吏不到王子寓舍只捉宮奴于首奴處而已上疑憲府私庇下吏愈怒乃下憲吏于義禁府御書傳旨而下且曰憲府不當發吏捉人于王子寓舍也憲府以此避嫌諫院啓請出仕之後憲府辭職不就曰殿下不信臣等移鞫下吏于禁府臣等不見信於君上何以覩然就職乎於是諫院合司伏閣請還憲吏于憲府玉堂亦上劄請從言官之諫上怒甚不從憲府辭職者累日副提學李珥遭服在家出仕後乃獨啓曰此事

上下胥失之矣憲吏之事非臺官所目覩也安知直捉宮奴于王子寓舍而執言不往耶此則憲府之失也殿下亦非目覩只聽婦寺之言婦寺之言不可盡信殿下待執法之官豈可出於婦寺之下乎此則殿下之失也且王子寓舍下人素稱縱恣不可不嚴加檢飭而王子阿保當擇醇謹慈良之人且侯氏一婦人也尙知教子之方常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今殿下有子何患其不能伸乎請回聖意快從公論珥實不知金貴人啓達故斥言婦寺上大怒答曰爾何輕肆多言一至此極乎此亦予冥昧之所致下人之事常恐人心薄惡有

如爾說故日新檢飭爾豈能詳知乎珥乃退而與同僚上劄爭之是時大臣請上移御景福宮以侍恭懿殿上從之將行別祭于塊殿以告移御之由羣臣皆幸移御後有從權之路至是上怒憲府辭職乃曰憲府辭職將不能移御固予所願也別祭可停也政院請勿停上問于大臣大臣請勿停四啓乃允上諭于大臣曰予不敏爲羣下所輕大臣曰士得盡言乃盛世事也唯唯諾諾乃衰世之風也上曰予之欲有爲者妄也予待大臣以至誠視羣臣如朋友今羣臣以昏君庸主待予予何敢舉顏以見卿等乎大臣朴淳盧守慎懼不敢言而退時

上怒粹發號令急迫人情甚駭懼大司諫崔顥稱病不出人譏其避事

謹按是時上心向善如泉始達如火始然而一朝遇憲吏之事天怒過峻善端忽喪泉壅火熄莫可匡救嗚呼豈非命耶治身治國非羣臣之利也何故嫉羣臣之觸忤而自沮爲治之志乎時人或有不厭如不向善則婉辭無益只取諛名而已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領議政權轍以病免以洪暹拜領議政盧禎拜吏曹判書驪州牧使黃琳以特旨拜大司憲是時上

問吏曹曰當今治郡第一人誰耶吏曹以驪州牧使黃琳海州牧使李遴黃澗縣監鄭仁弘龍安縣監金千鎰對以故特拜琳大憲琳雖有治郡小才只是庸碌之人無人望粹居風憲之長物情未愜竟被劾論而遞○移 御于景福宮從兩司之請還憲吏于憲府是時災異疊見夏旱異常八道皆失稔且有雌雞化雄之變而奴殺主子殺父者相繼而起弘文館上劄請勤 聖學畏天災正風俗廣言路 上答曰得聞讜論豈不嘉納天災時事固多寒心如予寡昧無識之君徒忝厥位而已尙何治效之可望乎徒增兢惕耳當加省念○先是李鐸爲吏曹判書時郎官議

薦賢士之不就試才者直通仕路 啓下承傳名曰郎薦由此仕路稍濇至是 上問吏曹曰學生公薦是大典法乎吏曹對曰非大典法也有志之士不就蔭才之試故公薦事有承 傳矣 上曰此恐有後弊自今以後勿用其承傳可也蓋 上意厭士類所爲故 下教如此人心益解弛○時於載寧郡有奴殺主之變而檢屍差誤不能得其致命之由鞠于禁府三省交按左議政朴淳爲委官獄久不成知義禁府事洪曇力辨其獄之寃亦無明驗淳曰綱常大獄豈可輕釋曇語侵淳必欲釋之淳不能折乃請改檢其屍於是檢屍守令承望禁府風旨或不錄致死之

由或錄以病患致死紛紜不一淳乃請廣收廷議廷議不一右相盧守慎力言不可輕釋上曰屍帳相違斷獄無據乃命釋之憲府啓請還囚更鞫諫院之議則不一獨正言金應南欲啓更鞫而他人皆不從大司諫柳希春率同僚啓曰再起王獄妨事體有後弊不可為也憲府亦以所見不同引嫌不出弘文館上劄曰奴殺其主綱常大變以此起獄則必十分窮推明知無罪之實然後乃可釋也今此獄事屍帳雖不符合獄事時未究竟遽命放送物論未息為耳目者當力爭之而諫院徒以更鞫為有後弊如其無罪也則不可更鞫矣如其有罪也則雖十

起王獄烏可已乎縱綱常之賊助為惡之人獨不無後弊乎諫院金應南外可遞憲府不可遞上從之於是許曄拜大諫曄與被殺之主為族黨常憤獄事不成及拜大諫乃以按獄失體啓請推委官朴淳罷禁府堂上上不從時洪曇力言此獄必冤曄力言此獄必可成人以為正對○大臣侍從臺諫於經席懇請從權領議政洪暹曰仁廟行素太固出接天使時天使勸膳仁廟出御手瘦黑太甚臣意以為消瘠如此勢難支保仁廟果以此成疾不起故今日羣臣尤為悶迫副提學李珥曰昔成廟亦有志於執喪盡禮行素既久自覺漸憊不能支

乃曰素食果難予當以不近女色為盡心之地乃進肉膳而三年不近色此非誠孝不足也勢難故也諒陰之禮既廢人君摠攬機務若以行素成疾則機務委之何人耶今者舉朝顛天至於閭巷之人相聚憂嘆似此愁慘之氣亦足以傷大地之和也帝王之孝在於進學修德繼志述事不在於一節之行也羣臣反覆陳啓上皆不答珥因曰近日上下相爭所傷多矣無乃殿下心氣亦有所傷乎人不能皆賢亦不能皆不肖賢者欲君上是非分明愛好儒士不肖者亦欲君上是非不明不喜儒士此其理勢之自然也近者自上頻接大臣傾向儒士且

有不時召見之教人皆欣然以冀至治而頃者事勢忽變非徒不喜接見經筵亦罕且學生公薦雖非大典所載而實是取人之良法士之不屑試才者因此登仕仕路漸清而忽廢其法上意未知所在而閭閻間不善者皆喜悅增氣賢者憂而不肖者悅此豈盛世之事乎未知何故至此上曰學生公薦非大典法故予恐有後弊耳珥曰近日以憲吏一事守法忤旨之臣上必厭之但殿下歷觀前史豈無所見自古阿諛附託者後必背叛守正不阿者後必盡忠以周昌之事觀之漢高祖欲以趙王如意為太子周昌廷爭甚強以人情言之昌可謂不愛趙王

矣厥後高祖深以趙王爲憂欲得保全之策趙堯薦周昌爲趙相昌盡誠保護呂后不能召致趙王先召周昌然後乃致趙王昌惟其平日有守正之節故後日能保護也此意非獨自 上知之妃嬪亦當知之○左議政朴淳辭以疾大臣被劾故也先是沈義謙爲舍人時以白事到領相尹元衡家元衡之壻李肇敏與義謙相知引入書室書室多有寢具義謙歷問是何人所寢肇敏隨問以對其一則金孝元臥具也孝元時未第有文名義謙心鄙之曰安有文學之士乃從權門無識子弟同棲乎決非介士也厥後孝元登魁科才名日盛律身清苦當官盡職朝士爭推獎

而吳健薦之尤力義謙前日有扶護士林之力故前輩士類多許之由此有當路之勢吳健欲薦孝元爲銓郎義謙嫌前事輒沮遏故孝元居郎僚六七年乃爲銓郎喜引進清流臨事直行無所回撓後輩士類皆推重之孝元心短義謙常語人曰沈也心慙而氣粗不可柄用於是義謙儕輩皆疑孝元銜怨有報復之志或有指爲小人者而孝元儕輩亦皆嫉義謙以爲害正之人由是士林前後輩不相協有分黨之漸及孝元爲司諫許暉爲大司諫暉雖前輩而推許孝元故年少士類尊之爲主朴淳有清名重望而是前輩故人或指爲義謙之黨暉欲以淳按獄失體 啓

請推考孝元亦不違其議請推之後淳乃謝病士林
 益疑孝元欲攻淳以孤義謙之勢物情甚不韙之辛
 應時謂李珣曰諫院請推大臣大失事體玉堂何不
 劾遞乎珣曰玉堂非主論劾之任也必待兩司避嫌
 然後處置乃其常規隨事論劾恐是侵官鄭敵謂珣
 曰請推大臣者必是挾邪意動搖賢相使不安其位
 也玉堂烏可無言珣曰此非金孝元所為乃許大諫
 之議過中也澈曰公以此為止於過中乎太輝許暉
 與仁伯孝元同心近日為邪論之主此欲攻去賢相
 非無意也時吏曹判書盧禎辭疾不來以鄭宗榮為
 吏曹判書宗榮素非人望且有附託孝元之謂澈又

謂珣曰鄭銓長豈可存乎珣曰論駁非玉堂之職澈
 慨嘆作詩曰君子指朴淳辭黃閣小人秉東銓賢邪進
 退際副學心恬然珣見詩但微笑而已○憲府劾吏
 曹判書鄭宗榮名望未洽不合銓長 上不允宗榮
 鄙俗狹中且惡士類故金繼輝為大憲劾之 上雖
 不允不久宗榮謝病免○八月正言趙瑗 啓曰推
 考者照以笞杖之律乃所以治庶官也不可以施
 之大臣諫院請推大臣非也同僚有失而臣與之相
 容亦非矣請遞臣職於是兩司皆避嫌請遞曰請推
 大臣未見其不可臣等與趙瑗所見不同不可在職
 云獨大司憲金繼輝所見與趙瑗同而因論大司諫

許曄以屍親切族信聽屍親之言持論過重至於請推大臣臣知其非而不劾臣不可在職云弘文館將處置臺諫而于時朴淳以賢相被劾謝病公論甚不平而年少士類皆是孝元儕輩故論議相符不顧公論而只欲自伸己見以右孝元鄭澈憤甚知趙瑗與孝元不相悅諭以公論瑗乃舉事副提學李珥將會同僚適見柳夢鶴曰此事將何以處之夢鶴曰今日失一賢相豈不可惜珥曰今者若劾趙瑗則是鎖左相于重門也雖欲出其可得乎珥會同僚問曰此事何如同僚皆曰若遞兩司是防言路珥曰不然當觀其事之是非耳諫官有失而玉堂糾正則何妨言路

乎大臣有罪則遞之可也罷之可也雖流放竄殛亦可也言官隨事論斥有何回避但不可請推也所謂推考者有司詰問照律乃督察庶官之法非所以待大臣也昔者漢臣有請使司隸校尉督察三公而議者非之以爲不可使有司督察三公事竟不行今之請推大臣乃有司督察三公之法也諫院之啓旣非而憲府雷同皆可遞惟金大憲趙正言可出任僚議不同珥力辯良久乃歸一修撰洪進曰許大諫一時所宗而乃被論劾此可慨嘆著作洪迪李敬中等曰許大諫豈至於私於所親爲過重之論乎大憲之論過矣亦不可不遞珥乃曰此言亦是也於是上劄

盡遞兩司而只使趙瑗出仕於是公論皆以爲得中而惟孝元儕輩不快於心許曄尤不平李誠中見許曄曰令公請推左相非也曄厲聲曰吾初欲請罷而同僚力止止於請推緣吾殘弱也且玉堂處置臺諫甚誤何以遞兩司而存趙瑗乎如叔獻年少不知事者乃爲玉堂長官國事何以不誤乎左右默然韓脩聞之曰許太輝必失性殆將死乎曄負士望而久居堂上之列不能陞品頗懷憾意少與盧守慎相友故恨守慎不薦引一日守慎問曄曰誰可作相曄歷數朝紳曰誰不可相如洪曇鄭宗榮輩皆可相也守慎默然知其爲愠語也○以金繼輝爲平安道觀察使

繼輝在憲府指許曄爲徇私偏主己見曄子筠爲吏曹佐郎輕薄無識慮怒繼輝揚其父之失欲出之吏曹參判朴謹元締結金孝元時人目爲少年之黨謹元希名流之旨乃出繼輝于外尤不厭衆望○乙酉上拜 康陵而還時政院以橋樑未成請停副提學李珥謂同僚曰拜 陵之舉禮之至情之盡也宜及未寒時若至冬月則難舉也遂 啓請勿停 上答曰啓辭至當正合予意勿停可也遂拜奠而還是時左相朴淳四度呈辭 上敦諭甚勤而且 上體少愆淳爲藥房提調故不得已出視事○丁亥 上始親政聞咸鏡道民生失所以監司不得其人乃命遞

觀察使朴大立時李後白因事免官家居 特拜後白為咸鏡道觀察使○九月柳希春棄官南歸李珥謂人曰柳公雖無才讀書之人也李季真金重晦練達時務明習典故不可去朝也乃議于同僚上劄請畱三人 上不從于時沈金既有分黨之迹而金繼輝李後白皆人望而人目為沈黨者也二人既出金孝元受謗益深○ 上於親政之日下教吏曹曰勿用矯激者務用淳厚之人可也金繼輝聞之曰自上欲用淳厚而斥矯激此固是也但人君偏主此意則柔佞者得淳厚之名剛直者受矯激之謗為害不淺矣○諫院 啓以吏曹徇私失政請遞參判以下

卽依 允且教曰曾於親政時見郎官專擅而未及言也時沈義謙金孝元角立之說日益盛朝論紛紜大司諫鄭芝衍問于李珥曰議論橫潰將何處置珥曰此由銓曹不得其人故也但當靜以鎮之終不可駁擊惟朴一初謹元字所為不厭衆心此可 啓遞而銓郎有闕矣若得公平之人補之政事得體而仁伯自求補外則庶可無事芝衍深然之欲只駁朴謹元而僚議欲悉駁銓官其論甚盛芝衍不能抑蓋吏曹佐郎李誠中許筠皆孝元深友故欲擊之以殺其勢於是悉遞參判以下年少士類多疑懼○ 上御朝講于思政殿時 上尙未從權領相洪暹以下皆請

從權反覆陳達 上皆不答執義申點 啓北兵使
朴民獻年老無才略不可不遞且曰北方空虛虜騎
若來無備禦之策請預擇將帥以養望 上曰朝廷
多有大言者若虜騎來侵則可使大言者禦之李珣
進曰 上所謂大言者指何等入乎若指大言無實
者則用必僨事何可使之禦敵乎若以好古慕聖者
謂之大言則 上教至爲未安矣昔者孟子遇梁惠
齊宣而尙以堯舜爲期此豈好爲大言乎今者儒者
之說毫髮不見用而徒指日以大言使之禦胡則無
乃非宜歟 王言一出四方傳播不善則千里之外
違之今 殿下目儒者以大言欲置之有北則賢者

喪氣不肖者彈冠矣人君發言使爲善者沮爲惡者
喜則豈非過言乎 上默然珣因曰向者自 上樂
聞善言傾意儒臣一國歡悅而近日 天心忽變疎
外儒臣 殿下何故如此乎請回 睿志親賢好善
使士類興起不勝幸甚○李珣進聖學輯要因上劄
子極論爲學爲政之道 上答曰省所進聖學輯要
有補治道深用爲嘉珣銳意於格君乃鈔集經傳及
史冊之要語切于學問政事者彙分次第以修己治
人爲序凡五篇書成獻于 上 上翌日御經筵謂
珣曰其書甚切要此非副提學之言也乃聖賢之言
也甚有補於治道但如我不敏之君恐不能行耳珣

起而伏地曰自 上每有此教臣鄰極以爲悶 殿
下資質卓越其於聖學不爲也非不能也願勿退託
篤志自奮以成允德焉昔者宋神宗曰此堯舜之事
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宗社臣民之福
殿下之言無乃近此乎○是時三公率百官請 上
從權露坐闕庭日三四 啓而不蒙 允俞壬戌
恭懿王大妃親詣 上所終日懇請 上不得已從
權是夜 大妃下教于政院曰 主上近日寢睡不
安且有嘔證不能進膳予終日懇請 主上勉強從
權不勝感極於是羣臣皆喜而退○十月以金孝元
爲富寧府使沈義謙爲開城畱守時義謙孝元角立

之議紛紜不已李珥見右議政盧守慎曰兩人皆士
類非若黑白邪正之可辨且非眞成嫌隙必欲相害
也只是未俗囂囂因此少隙浮言交亂朝廷不靖當
兩出于外以鎮定浮議大臣當於 經席啓達其由
守慎疑之曰若 啓于 經席則安知益致擾亂乎
及諫院 啓劾吏曹守慎疑義謙之勢偏盛乃於
經席白 上曰近日沈義謙金孝元互言疵累因此
人言囂囂恐有士林不靖之漸此兩人皆補外爲當
上曰兩人互言者何事耶守慎曰互言平日過失耳
上曰同朝之士當同寅協恭而乃相詆毀甚爲不可
二人皆可補外珥曰此二人未必深成嫌隙只是我

國人心輕躁末世譽毀益甚二人之親戚故舊各傳所聞相告語遂致紛紜大臣當鎮靜故欲出二人于外以絕言根耳且自上須知此事今日朝廷雖無姦人顯著者亦豈可謂必無小人乎若小人日以朋黨爲兩治之計則士林之禍必起矣此不可不知也上曰大臣當以鎮定爲心弘文正字金晬曰自既知其然矣二人之才皆可用不必補外當自消融協和耳珥曰此亦然矣但二人非實有仇嫌欲相圖也只是薄俗不靖造作浮言必至生事若二人在朝則浮言必不息必須補外以絕浮言之根本也同副承旨李憲國曰當今聖君在上賢相在下故士林

無虞若使權姦在朝則此事亦可釀士林之禍往在丁巳年金汝孚金弘度互相詆毀而弘度常忿尹元衡之以妾爲妻多發於言汝孚以告元衡元衡銜之若以弘度此言請罪則明廟必不罪故構飾他罪以至竄謫士類多貶斥此由元衡在朝故也今者雖有紛紜之說豈至生事乎二人皆不可棄之才也自上招二人使之盡消曾中芥滯則可以相容立朝矣上不答未幾親政以特旨授孝元慶興府使曰此人在朝使朝廷不靖當補遠邑吏曹判書鄭大年兵曹判書金貴榮皆啓曰慶興極邊接近深處胡人非書生所宜鎮撫累啓乃命換富寧沈義謙則拜

開城畱守於是年少十類危疑益甚李珥居中將以撫安彼此士林倚賴焉守慎旣出孝元之後許曄尤其輕發守慎恐士類疑之乃對曄自明無偏黨之心矢誓重複識者笑之○上御夕講李珥進講大學衍義至顏子克己復禮處珥曰人性本善純是天理只是己私爲蔽故天理未復若克去己私則全其性矣顏子窮理素明天理人欲如見黑白故直從事於克己復禮無毫髮未瑩之疑今人從前無窮理功夫直欲克己則不知何者爲己何者爲禮或有反以己私爲天理者矣此所以格物致知爲大學之始功也且古者做功夫不多說克己復禮便去實做故只此

四字可以作聖今者言語儘多而元無實功故亦無實效矣 上曰顏子云博我以文此時有何等文乎珥曰此時已有六經且楚左史倚相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倚相之生先於孔子則此時有文可讀但不若後世之多耳 上曰顏子非徒明智儘是有勇故能向進不已如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此是顏子勇處珥曰 上教甚當後世之人不能成就其學者皆是志不篤故也自 上旣知其如此矣篤志勇詣則何所不至乎近日自 上每發愛民之教羣下孰不感激乎但有其心無其政則民無蒙澤之效矣 上曰今日民生比曩時何如珥曰比於權姦當國時則

浚剝似減矣但貢賦徭役之規甚乖事宜日漸謬誤民受其害若不改轍則雖日下愛民之教無益也上默然○金孝元既拜富寧士類危懼不定且孝元病重不堪赴塞北李珥受假將省親墳乃於拜辭之日獨啓曰臣有所懷不得面對今因拜辭不敢不達金孝元補外之說非但大臣之意與臣合實是士林間公論自上憂六鎮委於武夫之手欲以文士有名望者廁坐彈壓聖意所在實非偶然若使孝元無疾則因此報恩誠得其時第孝元身氣偏虛疾病深重將此筋力受任塞北顛頓霜雪之中則緩死爲幸安能有所籌畫以爲固邊之計乎且大臣之

意以人言不靖故欲以兩人補外以爲鎮定之策而已非以孝元爲有罪而放逐之也請以內地僻邑授孝元內全君臣之義外固邊圉之備上疑珥黨比孝元怒答之辭極詆徇私後乃知其不然○湖南櫻桃成實漢中亦有杏花爛開者○瑞山有姦民欲害其宰打破明廟胎峯石欄○己丑召對于思政殿李珥自坡州已還入侍因論學問珥曰古者無學問之名日用彝倫之道皆人所當爲別無標的之名目君子只行其所當爲者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彝倫之行廢而不舉於是以行其所當爲者名之以學問學問之名既立反爲世人所指目吹毛覓疵或指

爲僞善使爲善者諱祕遷就以避學問之名此後世之大患人君須主張學問使俗流不得謗議可也學問豈有他異哉只是日用間求其是處行之而已矣是日寒甚 上謂侍臣曰今日寒矣予則在廣廈細氈之上豈有不堪者乎念彼塞上戍卒徹夜擊柝何以堪居乎珥曰 上教如此生靈之福也不但戍卒閭里之民亦多有凍死者願 垂軫念焉 上謂珥曰掃墳時見成渾乎其病何如終不能仕乎承旨李憲國曰成渾非不欲仕者病不能仕耳 上曰不能爲邑宰乎珥曰邑宰之勞甚於京官非病人所堪也 上曰頗能教授學徒乎珥曰亦以病未能也 上曰

閒居教授則好矣珥曰固是好事而病未能焉可恨珥因 啓曰臣前 啓金孝元之事辭不達意以致上批多有未安者至今惶恐不已 上曰予未知金孝元有病而授以邊邑副提學啓辭似未曉予意故有所云云非以副提學爲有私也 天語甚溫似若慰解者珥曰臣非不知 聖旨而 聖鑒如此必是辭不達意也 上曰當改孝元之邑其知之珥曰然則公私兩便矣前日 上批有未安者謂人臣食祿則當效死云是人臣自言則可矣在上則不當發此言也人君則當量臣子才力擇授可堪之職人臣則當死生以之夷險一節矣且重祿深恩固所以結臣

子之情也然人臣當以分義爲重若只慕恩祿而效忠則他人亦必誘以恩祿矣是故以分義爲重者不計人君待我之厚薄皆能伏節死義矣以恩祿爲重者其心不可信也李憲國曰人君豈可不以恩祿待臣下乎九經之義亦曰忠信重祿珥曰九經之義固曰忠信重祿以忠信先於祿則忠信爲重而祿爲輕也 上曰予所見淺故言多有失耳著作洪迪曰恩祿之 教則臣未見其有失也 上曰不然予言失矣副提學之言是也因謂珥曰予觀往史時代漸變夏不及唐虞商不及夏周不及商矣今代固難復三代之治也珥曰世道固漸降矣雖然若行古道則豈

無復古之理乎程子有言曰虞帝不可及已三代則決可復也蓋唐虞之時無爲而化後世所不能及也若三代之治則苟行其道必可復也只是不爲耳三千年來爲之而不成者不可見矣何由知其不可復乎後數日改授金孝元三陟府使○十一月唐津姦民欲害訓導打破鄉校位版○李珥因夜對白 上曰天理人欲間不容髮二者初非二本人心未發時只是渾然天理而已每於動處善惡分焉心動然後乃有人欲 上曰動者因氣氣有清濁故善惡分焉天理人欲初非竝立於心中也珥曰 上 教當矣天理人欲初非二本而既分之後界限明甚非天理則

是人欲非人欲則是天理未有非天理非人欲者也
上曰所行雖善而有求名之心則亦不可謂之天理
也珥曰心欲求名而矯情爲善則是亦人欲而已承
旨鄭彥智曰此言然矣但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
不好名好名之士未可深非安知非作之不止乃成
君子乎珥曰初雖好名而後日改心務實則可成君
子矣若終始好名則無其基本矣安得成君子乎彥
智之言有爲而發也今世之人以放心爲惡者爲務
實而不深斥若見爲善者則必疑其僞惡好名而不
惡好利故彥智之言矯時俗之弊也由學者心術論
之則好名之恥甚於穿窬由人君用人論之則好利

者不可用好名者不可棄也但不可柄用耳 上曰
好名之士能讓千乘之國而簞食豆羹見於色其無
根本如此且好利者不能欺人好名者善於欺人其
弊大矣古人所謂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
者此言有爲而發未見其穩當也珥曰 上教當矣
但爲善者與好名者辨之甚難若見爲善者而輒疑
其好名則無好善之實矣此不可不知珥因進曰近
日民生日困風俗日敗至於一月之內頑民打破
胎峯石欄鄉校位版如此大變殊可驚愕而天災之
作亦無月不現人皆耳恬目習置之相忘之域此豈
可坐而視之乎必須求其所以致此之由講究所以

救弊之策可也 上觀書不答珥曰古人以夜對為勝於晝講者羣動既息君臣於靜中相對思慮精專啓沃有效故也今夜自 上亦當以學問可疑處及時政得失下問臣等也 上曰學問必須稍有所得然後乃可會疑予不能會疑故不能問也自下若講論則予當答之珥曰昔者孟子問齊宣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朱子譏其不能為為今者四境之內不治矣 殿下當如之何 上不答侍臣將退 上乃講論古今事變反覆良久至論唐太宗殺兄處 上曰太宗不知天下是外物故至於殺兄可哀也已珥曰 上教至矣聖人固以天

下太宗二字一作由或彼

下為外物也雖以天下為外物而憂天下之憂不翅如己之憂未嘗以為外物而不之省也珥因 啓曰臣有欲達之事未得從容不敢達也臣今有復焉徐敬德成守琛一時竝出學問之功敬德固深而德器之厚守琛為優故論者互分優劣 先王朝贈守琛為執義 贈敬德為佐郎近日加 贈敬德為右相而守琛之 贈則不加焉士類以為歎臣意加 贈為當守琛頑廉懦立之功真可尚也已 上曰既以為賢者則褒贈為重矣爵之高下何關之有敬德之贈亦似過矣珥退謂人曰 上聞今世之弊則略不講論好論前代之事假使論議精詳何補於時事時

事無可爲之望矣遂決退意○十二月副提學李珥謝病解職授以西班

萬曆四年丙子

今 上九年正月丙申 仁順王后練祭百官脫衰

自 上改練服仍服白帽白帶以視事自 上白帽

視事之後流俗舊臣咸以改五禮儀懷不平 上亦

厭士類所爲頗悔輕變禮官徇流俗之論請更議大

臣 上命大臣獻議領府事權轍領議政洪暹以爲

當於練後從舊制以玄冠視事左議政朴淳右議政

盧守慎則以爲當依卒哭之例而守慎之論尤詳其

言曰白帽視事之制斷自 聖衷旣洗千古之陋今

不可中變且羣臣旣以白帽終期年之服而自 上

遽以玄帽終三年之喪則是詳於期年而略於三年

也輕重顛倒不成模樣矣 上以大臣之議不一乃

命二品以上廷議於是羣臣爭言五禮儀不可不從

蓋位高者皆流俗故也願仍白帽者不過一二人

上更命禮官商確以啓時禮曹執長官參判朴啓賢

亦俗士也乃 啓以當從五禮儀 上乃從禮官之

議諫院玉堂爭之不得憲府亦爭三司交章累日不

止 上更問大臣則淳守慎力言以爲卒哭後毋改

五禮儀則猶之可也今旣變白而練日變黑則旣非

古禮又非 祖宗之制進退無據矣 上乃曰予寧

失之厚命仍白帽

謹按孟子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哉蓋陽盛陰衰則君子用而小人斥陰盛陽衰則小人用而君子退此固常理也雖然天下之事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是故君子雖盛一小人潛入左腹亦足以易治爲亂况小人衆而君子寡者乎乙亥丙子之間流俗充滿朝廷每有廷議邪論羣咻正議之弱如一髮引千鈞而加之以上心深厭士類假使孔孟管葛處朝亦無如之何矣李耳金字顛輩乃棲棲於其間欲以格君致治爲己任嗚呼其情可悲而亦可謂不自量也已

身從金

前議政府右贊成朴永俊卒永俊自少歷敷清顯一以隨時觀勢爲事故不忤權貴不拂公論得以富貴終焉○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李鐸卒鐸雖乏矯矯風節而寬厚有德量愛士能容其直其長銓曹力恢公道士望甚重佐郎鄭澈每於銓除之時必欲以公論注擬多有所違覆鐸無言不從旣而笑謂澈曰惟我能容君後人必有所不堪者矣厥後洪曇判吏曹澈執論如前曇果大怒澈語人曰李公之量人不可及鐸位居台司只資俸祿不別治產僅繼朝夕而已郡邑或遺食物則必分諸鄰里親舊廚無餘積臨死謂其子海壽曰我死棺槨必用君賜

無易也鐸卒士林惜之以為近日銓曹政事無最於
 鐸云○二月善山有雌雞化為雄○李珥棄官歸鄉
 珥既遞副提學朴淳每於 經席薦其賢且才可用
 上曰此人矯激且渠不欲事予予何為強留乎自古
 許退而俾遂其志者亦多矣且賈誼讀書能言而已
 實非可用之才漢文之不用誼真有所見也副提學
 尹根壽見珥曰自 上方以君之欲退為矯激不欲
 留之云君不可遲留乎珥曰自 上不欲留則雖欲
 遲留其可得乎固將退也聞 許其退而乃不退則
 是以去就為市道也先是金孝元喜薦引名流年少
 士類歸重焉勢焰甚盛前輩士類惡之而畏其勢莫

復一
 本無
 曹一
 作

敢下手李珥在朝恐其駸駸為朝廷不和之漸欲殺
 其勢乃唱補外之說公論倚之為重珥意只欲鎮定
 而已非欲深治也既出孝元朝論便激欲深治之珥
 極力止之且引李潑復為銓郎時輩欲以尹晁薦銓
 郎珥心知晁不合於銓曹而為調劑故不敢止且以
 為李潑在銓必能制晁之行私及晁為吏郎潑適以
 都承旨知吏曹朴好元同壻有相避之規故事只以
 都承旨改知他曹而吏郎則不遞政院請改好元知
 他曹 上曰李潑非不可遞之人也乃遞潑晁始得
 用事欲薦趙瑗為吏郎瑗輕躁非人才只是與孝元
 相失而為正言時唱遞兩司以殺孝元之勢故晁欲

酬其功珥止之曰伯玉非可用之才若不論人物之如何而只欲用嫉仁伯者則君輩必敗矣現不從珥言竟薦爲吏郎珥欲力主調劑而時議反以珥爲含糊不明李海壽謂珥曰金仁伯必是誤事小人君不知其用心故於 經席不分是非朦朧 啓達至爲未安矣珥曰吾則以仁伯爲好名之士而已不至如君等作小人看也鄭澈具鳳齡辛應時等皆以孝元爲小人欲深斥之澈將南歸勸珥斥孝元珥曰彼人罪狀無形而爲士類所重若欲深斥則必連累士類大致紛紜朝廷傷矣終不聽澈乃作詩示之曰君意似山終不動我行如水幾時回慨嘆而歸前輩則惡

孝元如此而後輩士類頗惜孝元以珥爲誤出孝元或有謂珥者曰天下無兩是兩非公於近日處事不分是非務欲兩全人心不滿矣珥應之曰天下固有兩是兩非矣伯夷叔齊之相讓及武王夷齊之不合是兩是也春秋戰國之無義戰是兩非也近日沈金之事非關國家而乃相傾軋至於朝廷不靖真是兩非也雖是兩非而俱是士類但當和解消融可也必欲是此而非彼則方生之說相軋之勢何時可了乎於是前輩尤珥之不攻孝元漸不用珥言後輩尤珥之不用孝元朝論甚相乖大司諫洪聖民謂珥曰李誠中爲持平物論欲劾遞何如珥曰是何言也誠

中別無過惡亦非異衆作畦畛者也但與仁伯爲深交耳仁伯尙不可攻况可攻其黨友乎若然則尤至紛紜決不可効也聖民初是珥言後被時輩力勸乃効誠中士類益驚駭國言囂囂珥上旣不得於君父下被僚友不用其言尤決退志與韓脩南彥經論時事曰近日時論欲汲汲硬定是非是非豈可以一時氣勢強定之乎當初裁抑仁伯實是公論而及今議論過激尙未安定士類之公心中立者反生疑心若此不已必失人心反使右仁伯者爲公論矣彥經曰只抑仁伯一人補外矣其餘人皆依舊在清班則士林帖然無事矣珥曰此吾志也彥經曰公不可退

如此紛紜之時豈可不念乎珥曰不見信於上下奈何彥經曰豈無一分之益珥曰爲一分之益而誤我平生何如哉彥經良久曰此亦然矣金字顛見珥頗有愛惜孝元之意珥笑曰觀仁伯有四等一等議論則以爲無狀小人此則季涵輩也又一等議論以爲好名之士此則我也又一等議論以爲雖帶好名意思也是善人此則君輩也又一等議論以爲無瑕之君子此則渠之儕輩也一人而具四等議論人各自是己見莫可相通以此做出許多紛爭國綱民瘼置之度外而汲汲務定是非朝政自然日就紊亂此亦天也宇顛曰此則然矣何以致此紛紜乎珥曰金

仁伯之過在先矣仁伯不自量力欲為國事而又不避嫌排抑先輩士類年長者莫不含怒而畏其勢莫敢下手余見仁伯所為不無後弊故唱為裁抑之論當初先輩借珥為重惟言是從及下手裁抑之後乃不用珥言有如得魚忘筌矣可笑大抵此事裁抑則是矣過攻則非矣以無形現之罪故也余言不見重者由季涵所見過中故也季涵以清名為世所重故儕輩恃涵而輕珥矣字顥曰將何以救之珥曰而見柳成龍字肅夫字顥景涵字李潑聚于要地則可救矣字顥曰公亦去矣吾等雖留何益珥曰吾之進退不係此事字顥曰何不於經席痛陳乎珥曰此事言之極

難必待君臣相信乃可盡言今者自上不知羣下之心若從實陳啓則必疑朝廷分朋結黨而使漁人獲利矣字顥曰公不可勉留乎珥曰若數月之內當生禍敗則珥可勉留相救矣今則別無形現之禍而朝論相乖和氣日消加以俗論得行清議漸微數年之外始見其證矣吾今上說下聒皆不相信安能坐待數年後患而踴躍強留乎許曄見珥曰近日之事良可寒心珥曰何謂也曄曰百年以來外戚常執國柄時人耳恬目習以為當然一朝有年少之士指孝元排抑外戚指義謙故時人驚怪耳珥曰公言似正而實誤今日之非仁伯者豈為方叔義謙字地哉公

言誤矣曄曰和叔

朴淳字

季真

李後白字

重晦

金繼輝字

雖有時

望識者論之則必以為方叔門客矣珥曰公言大誤斯三人皆士林之望豈是依方叔而發身者乎曄之意蓋以義謙為外戚權姦而朴淳輩皆依外戚致大位孝元排抑外戚故時論裁制云矣珥謂韓脩南彥經曰許大輝曄字所見甚謬他日誤時事者必此人也珥見盧守慎曰時論紛亂相公何不鎮靜守慎曰如我者何能鎮靜珥曰公不任此則更責何人守慎曰如公不可退去珥曰今日之非金孝元者欲汲汲顯其非反起人疑當初裁抑自是得中人皆以為公論及乎攻之太甚則士類反疑挾私釋憾欲彰其非而

反招是之之論非之尤力則必有是之益重者矣守慎曰此言正是須向諸公明言之可也珥見具鳳齡曰士林乖張人心洶洶而人謂公主論云果然乎鳳齡曰吾病伏一隅亦安能主論若今日更有所處分則時事誤矣當靜而鎮之珥曰此吾意也珥見朴淳曰時事無可進步處苟免禍敗足矣朝廷不和是可深憂年少士類疑懼太甚須使安定可也淳曰計將安出珥曰柳成龍金誠一輩歸鄉不來想必為閒言所動也此人須白 上特召而金字顯近被主上疎待亦白 上引入經幄與李潑輩持時論而李涵亦不來亦請 特召如此哀令人材而用人之際權衡

平正使人不得橫議務在調和鎮定如此一二年則朝廷靖矣不然則俗論勝而清議衰將至朝廷昏濁而清名悉歸於孝元輩則前輩大失人心而終不見調劑之日矣淳曰此語誠然恨無任此者因勸珥雷甚切珥嘆曰在京一年不能讀一卷書如此乾沒恐誤一生淳曰君所讀書亦已多矣猶欲退而讀書則如我元不讀書者將何以自處珥曰公爲大臣已受命擔當國事不可有退志非珥比也魚雲海見珥曰柳應瑞夢鶴字使我勸公留矣珥曰留我將何爲雲海曰上心頻有出入時若後日更值善端開發而朝無儒者則豈不可惜珥曰坐待天心開發而未發

之前尸素不慙則先枉己矣何以正君乎果有坐待好時道理則聖賢亦宜坐待而自古未嘗有坐待之聖賢何哉雲海曰公言是也士類知珥已決退李潑宋大立魚雲海許錦安敏學等就與之相別珥曰吾今欲爲定論諸公試聽之皆曰諾珥曰權姦濁亂久矣摧陷廓清使士論得伸豈非方叔諸公之功乎仁伯欲爲國事則宜無失巨室之心而乃排抑前輩使前輩懷憤士林自相角立此則仁伯之罪也旣如此故公論裁抑出補外官已得中矣而猶嫉之太深攻之太劇則此前輩之罪也如此論斷得其事情矣自今以後不相疑阻坦懷處之則更有何事不然則朝

廷之憂未艾也疇昔則士類俗類只兩邊而已今則士類之中自分兩邊致此者非仁伯而誰魚雲海曰此言真是公論今日在座之人皆從此論則時論定矣座中皆曰然礪城君宋寅別珥嘆曰今上英明拔萃眾賢集于王庭如我無能之人只欲坐見升平而事終不成可惜珥既歸鄉時論益潰不可救矣○自春至夏大旱六月乃雨○朴啓賢於經席因論成三問之忠啓賢曰六臣傳是南孝溫所著願上取覽則可知其詳上乃取六臣傳觀之驚憤下教曰言多謬妄誣辱先祖予將搜採而悉焚之且治偶語其傳者之罪賴領議政洪暹因入侍極言六

臣之忠辭甚懇切待臣多有墮淚者上乃感悟而止

謹按六臣固是忠節之士矣非當今之所宜言也春秋爲國諱惡此亦古今之通義也朴啓賢輕發非時之言幾致主上有過舉可謂懵不解事矣昔者金宗直啓于成廟曰成三問是忠臣成廟驚變色宗直徐曰幸有變故則臣當爲成三問矣成廟色乃定惜乎侍臣無以此語啓于上前者也

七月義州牧使郭越上疏陳時弊而疏中論李浚慶之非且論白仁傑欲嫁禍士林而祕謀不掩羞愧自

命一作
乃或怒

退云云 上命召三公教曰李浚慶是柱石元老而
越乃敢追詆白仁傑精忠貫日而乃指為圖禍士林
其情叵測予欲拿來窮問其情於卿等意何如領議
政洪暹等 啓曰不根之說乃敢 上達可謂疎脫
然不可窮問當優容以廣言路 上乃不拿鞫○林
芑有罪兩司請治罪不 允芑是庶孽能文初授漢
吏學官性陰險喜事隨金澍奏請改 宗系事以功
授堂上職每僥倖朝廷有事得以發身至是窺 上
意厭士類又欲追崇德興君故乃呈疏于政院其意
大槩以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論為非聖人之法 主
上當為德興之子極其尊崇且論 仁廟之主不當

在 文昭殿且詆士習讀心經近思錄鈞名以長虛
偽之風且多建書院貽弊民間至以程子為得偽學
之名乃自取也云云都承旨鄭琢與芑有舊知芑疏
若上必得罪故還送芑家使之改製芑雖改製去其
太甚之說而猶多悖語政院不敢 啓留其疏疏語
多傳播諫院聞之乃 啓曰林芑陰懷悖逆之心鼓
動兇邪之說眩亂是非誑惑視聽至於陳疏期以
上聞其貽患朝廷嫁禍士林 訖慘矣請亟 命拿
鞫得情依律定罪政院既見疏辭如此而不即具陳
兇悖之狀請治其罪視若尋常其不職大矣請承旨
竝命推考 上時未見其疏問于政院曰林芑之疏

在何處乎不見其疏無以答諫院斯速入啓政院納其疏 上覽後問諫院曰林芑之疏何所道乎諫院啓曰芑疏中可駭可愕之語傳播中外臣等只將風聞 啓請拿治實未見其疏矣 上答曰芑言誠如啓辭則固當拿鞠矣今見其疏別無兇悖之言非徒不當加罪所宜嘉賞其誠雖有失言不足深責諫院必誤聞矣於是兩司全數伏閣請拿鞠林芑曰芑欲移 仁廟之主出 文昭殿此罪同於廢置 君父矣且欲追尊大院君而以為人後為之子之論為非是欲絕父子之倫也且以讀心經近思錄為鈞名是欲禍士林也 上答曰 文昭殿當廢之說偏於趙

光祖之口若罪以廢置則光祖當先伏其罪不罪彼而罪此無乃林芑不服乎且芑言欲為所生之親世祀也非欲追尊也且鈞名之云無乃士類自取乎以么麼一芑之疏至於兩司伏閣無乃躁乎此是東方之習也言之從不從豈係於此乎不允兩司伏閣經月竟不蒙 俞

謹按林芑之疏固兇悖矣然人微言淺豈可遽至於兩司伏閣乎當初政院宜即 啓其疏而請罪可也諫院宜先覽其疏而後請罪可也政院既失於前諫院又失於後啓 上輕侮之心故兩司伏閣請罪至微之人經月不蒙 允俞其傷國體沮

士氣豈不甚乎嗚呼 天意方厭士類故非徒不加罪於芑而反欲嘉賞 宸心如此寧有望治之理乎

以朴忠元為吏曹判書忠元素無人望大臣以乏人故授銓長兩司未劾而弘文館上劄劾之 上怒詰曰誰可代者若舉其代予當遞差兩司因此避嫌自劾不論忠元之失請遞退待物論玉堂請出仕曰見有遲速不可輕遞言官兩司再避嫌曰臣等亦非以忠元為合於銓衡也大臣以乏人故薦用矣既失不劾不可就職玉堂乃請遞差且論忠元碌碌昏庸老而無識見棄於清議 上答曰爾等雖論思之臣乃

予小臣也銓判雖被劾乃予重宰也何必深詆至此無渾厚之風乎且初請兩司出仕繼請遞差其中無所主可知也不 允玉堂更請遞差乃遞兩司而新臺諫劾忠元 上竟不允忠元自知不容於公論乃謝病免以鄭宗榮為吏曹判書○八月領議政洪暹以疾免以權轍為領議政○洪暹卒暹立朝有清儉之操且有家行事繼母孝居喪執禮甚固而只是不喜學問之士持論鄙俗故士論不與久處六卿之列不被柄用鬱鬱不得志朴淳謂李珥曰洪太虛暹字懷憤日久欲授銓長以慰之何如渠量淺若得好官則必喜而解憾矣珥曰數日之內必喜矣過數日後欲

肆己志而被士類相持則必還怒矣安能以數日之喜解其平生之怒乎且自古未聞畏人之怒而授以大柄者未久曇卒○洪澤棄官退歸于楊根于時清名之士如具鳳齡金字顯輩皆解官歸鄉蓋知上意厭士類故也澤亦棄官人或止之曰今者名士多退君何不強畱乎澤曰邪正未定去就何關澤意以金孝元爲君子而孝元見抑故忿而棄官矣

謹按士之出處非苟然也致君澤民君子所願而言不用道不行故不得已而退焉退非素志也異哉洪澤之出處也不論言之用否道之行止而惟視金孝元之進退爲己之出處何其不自重乎噫

如澤者不足道也只是一時士類皆靡然趨於孝元以爲國是嗚呼怪哉

上欲遵用前代典故閱覽大典則有載郡邑皆積薪芻州府則積芻十萬束路邊則加萬束乃下教使於郡邑皆依大典積薪芻廷臣有啓以今歲不登民間甚困若使積芻民必不堪上皆不從於是民間束芻亦貴民甚苦之守令多有因緣病民自利者謹按大典雖有積芻之令自祖宗朝廢而不行疑是軍行一時之令也非平日之規也今上於祖宗良法美意則不肯復舊而只銳意欲行病民之法使赤子益困豈非命耶且逐年積芻腐朽無

用徒爲民患若使興師之時臨時收辦寧有不及之患哉况海邊郡邑只是防倭而亦命積芻餼寇之來必以夏月則夏月之馬能食乾芻乎無益於國有害於民莫此爲甚也

十一月以李純仁爲吏曹佐郎時士類分兩邊終不和協純仁曾論金孝元爲貪權之士故尹現等引爲銓郎純仁及居要津知公論不與尹現故乃反其爲附於孝元儕輩鄭澈等深嫉之○左議政朴淳謝病免淳少時與許曄爲同門友相善甚篤至是曄爲年少士類宗主論議頗僻淳甚不韙之交道遂疎曄翁翁張議其勢甚盛淳見士類乖張力不能定遂解相位○十二月以鄭仁弘爲司憲府持平仁弘清名居成渾之亞及拜是職士林望其來仁弘中路辭以疾不至○以洪暹爲左議政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九

